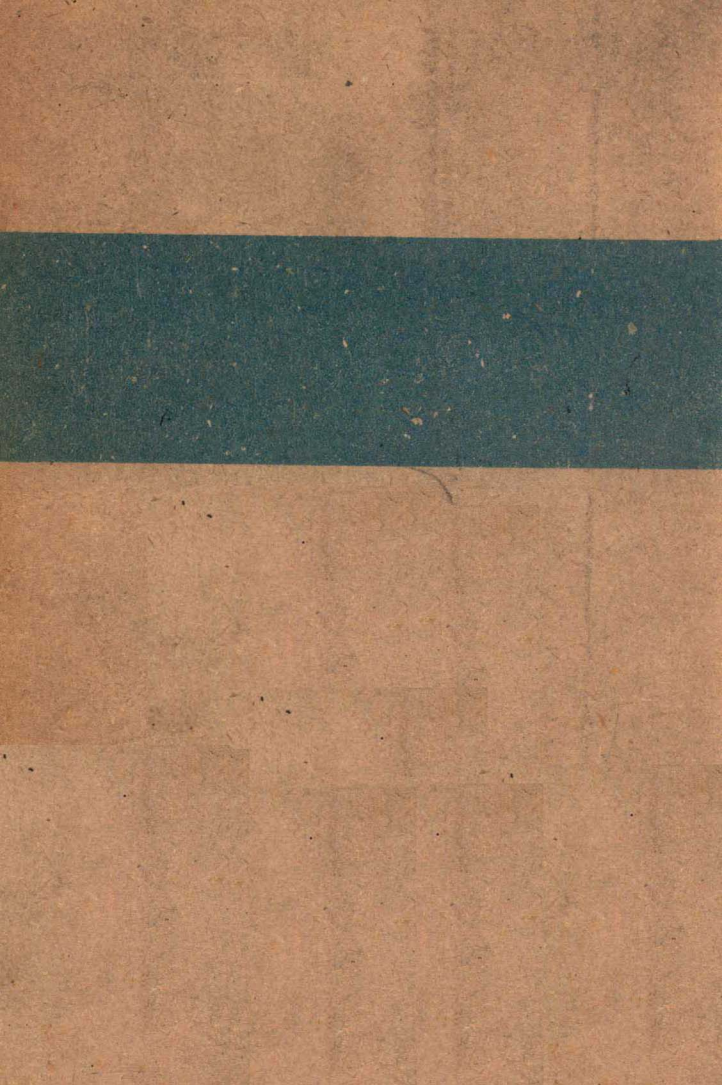


涛语



不許翻印

每冊定價國幣參圓伍角

濤

石

語

著 梅 評

人 輯 編

鈞 趙

號八二段五街心一區陽瀋天奉

人 行 發

璋 國 李

號八二段五街心一區陽瀋天奉

人 刷 印

夫 義 岡 大

地番二十町田隅區和大天奉

所 刷 印

社 會 式 株 刷 印 天 奉

地番二十町田隅區和大天奉

所 行 發

店 書 京 盛

號八二段五街心一區陽瀋天奉

新刊介紹

雪茵書信	詩人書信	慈母	玉蘭花	柳蕙英
曹雪松	曹雪松	沅君	壬秋	凌淑華
作	作	作	作	作
葬春曲	小坡生日	老字號	濤	象牙戒指
宵風	老舍	老舍	石評梅	廬隱
作	作	作	作	作

康德十年七月一日發行

配給

新東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濤語 目次

濤語

- | | |
|---------|----|
| 一 微醉之後 | 五 |
| 二 父親的繩衣 | 六 |
| 三 醒後的惆悵 | 七 |
| 四 夜航 | 八 |
| 五 『殉屍』 | 九 |
| 六 一片紅葉 | 一〇 |
| 七 象牙戒指 | 一一 |
| 八 最後的一幕 | 一二 |
| 絨情寄向黃泉 | 一三 |
| 狂風暴雨之夜 | 一四 |
| 我只合獨葬荒丘 | 一五 |
| 腸斷心碎淚成冰 | 一六 |
| 夢回寂寂殘燈後 | 一八 |
| 母·親 | 二五 |

玉 薇……………七九

露 沙……………八四

小 蘋……………八九

梅 隱……………九五

漱 玉……………一〇一

小 玲……………一〇七

素 心……………一一四

給 廬 隱……………一二〇

寄 山 中 的 玉 薇……………一二七

贈 君……………一三三

寄 海 濱 故 人……………一三九

辛……………一四九

一 微醉之後

幾次輕掠飄浮過的思緒，都浸在晶瑩的淚光中了。何嘗不是冷艷的故事，淒涼的悲劇，但是，不幸我是心海中沉淪的溺者，不能有機會看見雪浪和海鷗一瞥中的痕跡。因此心波起伏間，捲埋隱沒了的，豈只朋友們認爲遺憾；就是自己，永遠徘徊尋覓我遺失了的，何嘗不感到過去飛逝的雲影，宛如彗星一掃的壯麗！

允許我吧！我的命運之神！我願意捕捉那一波一浪中洶湧浮映出過去的幻夢。固然我不敢奢望有人能領會這斷絃哀音，但是我尙有愛憐我的母親，她自然可以爲我滴幾點同情之淚吧！朋友們，這是由我破碎心幕底透露出的消息。假使你們還掛念着我。這就是我遺贈你們的禮物。

丁香花開時候，我由遠道歸來。一個春雨後的黃昏，我去看晶清。推開門時她在碧綉的薄被裏蒙羞頭睡覺，我心猜想她一定是病了。不忍驚醒她，悄悄站在床前；無意中拿起枕畔

一本藍皮書，翻開時從裏面落下半幅素箋，上邊寫着：

「波微已經走了，她去那裏我是知道而且很放心，不過在這樣繁華如碎錦似的春之畫裏，難免她不爲了死的天辛而傷心，爲了她自己慘淡悲淒的命運而流淚！」

想到她我心就怦怦的躍動，似乎紗窗外啁啾的小鳥都是在報告不幸的消息而來。我因此病了，夢中幾次看見她，似乎她已由悲苦的心海中踏上那雪銀的浪花，翩翩着披了一幅白雲的輕紗；後來暴風巨浪襲來，她被海波捲沒了，只有那一幅白雲般的輕紗飄浮在海面上，一霎時那白紗也不知流到那裏去了。

固然人要笑我癡呆，但是她呢，確乎不如一般聰明人那樣理智，從前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英雄，如今被天辛的如水柔情，已變成多愁多感的人了。這幾天淒風苦雨令我想到她，但音信却偏這般渺茫：：」

讀完後心頭覺着淒梗，一種感激的心情，使我終於流淚！但這又何嘗不是罪惡，人生在這大海中不過小小的一個泡沫，誰也不值得可憐誰，誰也不值得驕傲誰，天辛走了，不過是時間的早遲，生命上似我多流幾點淚痕而已。爲什麼世間偏有這許多繩子，而且是互相連繫着！

她已睜開半開的眼醒來，宛如晨曦照着時夢耶真耶莫辨的情形，瞪視良久，她不說一句話，我拾起頭來，握住她手說：

「晶清，我回來了，但你爲什麼病着？」

她珠淚盈睫，我不忍再看她，把頭轉過去，望着窗外柳絲上掛着的斜陽而默想。後來我扶她起來，回到櫥沐室去梳洗，我要她掙扎起來伴我去喝酒。信步走到遊廊，柳絲中露出三年前月夜徘徊的葡萄架，那裏有薔薇的籬聲，有雲妹的情影，明顯映在心上的，是天辛由歐洲歸來初次看我的情形。那時我是碧茵草地上活潑跳躍的白兔，天真驕憨的面靨上，泛映着幸福的微笑！三年之後，我依然徘徊在這裏，縱然濃綠花香的圖畫裏，使我感到的比廢墟野塚還要淒悲！上帝呵！這時候我確乎認識了我自己。

韻妹由課堂下來，她拉我又回到寢室，晶清已梳洗完正在窗前換衣服，她說：

「波微！你不是要去喝酒嗎？萍適才打電話來，他給你已預備下接風宴，去吧！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去吧，乘着丁香花開時候。」

風在窗外怒吼着，似乎有萬騎踏過沙場，全數衝殺的雄壯；又似乎海邊孤舟，隨狂飈扎掙呼

號的聲音，一聲聲的哀慘。但是我一切都不管，高擎着玉杯，裏邊滿斟着紅漉漉的美酒，她正在誘惑我，像一個緋衣美女輕掠過騎士馬前的心情一樣的誘惑我。我願永久這樣陶醉，不要有醒的時候，把我一切煩惱都裝在這小小杯裏，讓牠隨着那甘甜的玫瑰露流到我那創傷的心裏。

在這盛筵上我想到和天辛的許多聚會暢飲。

晶清挽着袖子，站着給我斟酒；萍呢！他確乎很聰明，常常望着晶清，暗示她不要再給我斟，但是已晚了，飯還未吃我就暈在沙發上了。

我並沒有痛哭，依然暈厥過去有一點多鐘之久。醒來時晶清扶着我，我不能再忍了，伏在她手腕上哭了！這時候屋裏充滿了悲哀，萍和瓊都難受的站在棹邊望着我。這是天辛死後我第六次的昏厥，我依然和昔日一樣能在夢境中醒來。

燈光輝煌下，每人的臉上都泛映着紅霞，眼裏瑩瑩轉動的都是淚珠，玉杯裏還有半盞殘酒，棹上狼藉的杯盤，似乎告訴我這便是盛筵散後的收穫。

大家望着我都不知應說什麼？我微抬起眼簾，向萍說：

『原諒我，微醉之後。』

二 父親的繩衣

『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情忘便是禪。』人生本來一夢，在當時興致勃然，未嘗不感到香馥溫暖，繁華清麗。至于一枕淒涼，萬象皆空的時候，什麼是值的喜歡的事情，什麼是值的流淚的事情？我們是生在世界上的，只好安於這種生活方程，悄悄地讓歲月飛逝過去。消磨着這生命的過程，明知是鏡花般不過是一瞥的幻夢，但是我們的情感依然隨着遭遇而變遷。爲了天辛的死，令我覺悟了從前太認真人生的錯誤，同時懺悔我受了社會萬惡的蒙蔽。死了的明顯是天辛的驅殼，死了的慘淡潛隱便是我這顆心，他可詛咒我的殘忍，但是我呢，也一樣是嚙殘下的犧牲者呵！

我的生活是陷入矛盾的，天辛常想着只要他走了，我的腐蝕的痛苦即刻可以消逝。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事實上矛盾痛苦是永不能免除的。現在我依然沉陷在這心情下，爲了這樣矛盾的危險，我的態度自然也變了，有時的行爲常令人莫明其妙。

這種意思不僅父親不了解，就連我自己何嘗知道我最後一日的事實；就是近來倏起倏滅的心思，自己每感到奇特驚異。

清明那天我去廟裏哭天辛，歸途上我忽然想到與父親和母親結織一件繩衣。我心裏想的太可憐了，可以告訴你們的就是我願意在這樣心情下，作點東西留個將來回憶的紀念。母親他們穿上這件繩衣時，也可想到他們的女兒結織時的憂鬱和傷心！這個悲劇閉幕後的空寂，留給人間的固然很多，這便算埋葬我心的墳墓，在那密織的一絲一縷之中，我已將母親交付給我的那顆心還她了。

我對於自己造成的厄運絕不詛咒，但是母親，你們也應當體諒我，當我無力撲到你懷裏睡去的時候，你們也不要認爲是缺憾吧！

當夜張着黑翼飛來的時候，我在這淒清的燈下坐着。案頭放着一個銀框，裏面刊裝着天辛的遺像，像的前面放着一個紫玉的花瓶，瓶裏插着幾枝玉簪，在花香迷漫中，我默默的低了頭織衣；疲倦時我抬起頭來望望天辛，心裏的感想，我難以寫出。深夜裏風聲掠過時，塵沙向窗上瑟瑟的撲來，淒淒切切似乎鬼在啜泣，似乎鴟鴞的翅兒在顫慄！我仍然低了頭織

着，一直到我伏在案上睡去之後。這樣過了七夜，父親的繻衣成功了。

父親的信上這樣說：

「……明知道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惡劣，你的事務又很冗繁，但是你偏在這時候，日夜爲我結織這件繻衣，遠道寄來，與你父防禦春寒。你的意思我自然喜歡，但是想到兒一腔不可宣洩的苦衷時，我焉能不爲汝淒然！……」

讀完這信令我慚愧，縱然我自己命運負我，但是父母並未負我；他們希望於我的，也正是我願爲了他們而努力的。父親這微笑中的淚珠，真令我良心上受了莫大的責罰，我還有什麼奢望呢！我願暑假快來，我扎掙着這創傷的心神，撲向母親懷裏大哭！我十年的心頭埋沒的祕密，在天辛死後，我已整個的跪獻在父母座下了，我不忍那可怕的人間隔膜，能阻礙了我們天性的心之交流，使他們永遠隱蔽着不知道他們的女兒——不認識他們的女兒。

三 醒後的惆悵

深夜夢回的枕上，我常聞到一種飄浮的清香，不是冷艷的梅香，不是清馨的蘭香，不是

金爐裏的檀香，更不是野外雨後的草香。不知牠來自何處，去至何方？牠們伴着皎月遊雲而來，隨着冷風淒雨而來，無可比擬，淒迷輾轉之中，認牠爲一縷愁絲，認牠爲幾束戀感，是這般悲壯而纏綿。世界既這般空寂，何必追求物象的因果。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愛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楞嚴經

寂滅的世界裏，無大地山河，無戀愛生死，此身既屬臭皮囊，此心又何嘗有物，因此我常常想燬滅生命，錮禁心靈。至少把過去埋了，埋在那蒼茫的海心，埋在那崇峻的山峯；在人間永不波蕩，永不飄飛；但是失敗了，僅僅這一念之差，鑄塑成這般罪惡。

當我在長夜漫漫，轉側嗚咽之中，我常幻想着那雲煙一般的往事，我感到梗酸，輕輕來吻我的是這腔無處揮灑的血淚。

我不能讓生命寂滅，更無力制止她的心波澎湃，想到時總覺對不住母親，離開她五年把自己摧殘到這般枯悴。要寫什麼呢？生命已消逝的飛掠去了，筆尖逃逸的思緒，何曾是紙上留下的痕跡。母親！這些話假如你已了解時，我又何必再寫呢！只恨這是埋在我心塚裏的，

在我將要放在玉棺時，把這束心的揮抹請母親過目。

天辛死以後，我在他屍身前禱告時，一個令我倦戀的夢醒了！我愛夢，我喜歡夢，她是濃霧裏闌珊的花枝，她是雪紗輕籠了蘋果臉的少女，她如蒼海飛濺的浪花，她如歸鴻雲天裏一閃的翅影。因為她既不可捉摸，又不容凝視，那輕渺渺遊絲般夢痕，比一切都使人醺醉而迷惘。

詩是可以寫在紙上的，畫是可以繪在紙上的，而夢呢，永遠留在我心裏。母親！假如你正在寂寞時候，我告訴你幾個奇異的夢。

四 夜航

一九二五年元旦那天，我到醫院去看天辛，那時殘雪未消，輕踏着積雪去叩彈他的病室，誠然具着別種興趣，在這連續探病的心情經驗中，才產生出現在我這懺悔的惆悵！不過我常覺由崎嶇蜿蜒的山徑到達到峯頭，由翠蔭森森的樹林到達到峯頭；歸宿雖然一樣，而方式已有複雜簡略之分，因之我對於過去及現在，又覺心頭輕泛着一種神妙的傲意。

那天下午我去探病，推開門時，他是睡在床上頭向着窗牕書，我放輕了足步進去，他一點都沒有覺的我來了，依然一頁一頁翻着書。我脫了皮袍，笑着蹲在他床前，手攀着床欄說：

「辛！我特來給你拜年，祝你一年的健康和安怡。」

他似乎吃了一驚，見我蹲着時不禁笑了！我說：

「辛！不准你笑！從今天這時起，你做個永久的祈禱，你須得誠心誠意的祈禱！」

「好！你告訴我祈禱什麼？這空寂的世界我還有希冀嗎？我既無希望，何必乞憐上帝，禱告他賜我福惠呢？朋友！你原諒我吧！我無力而且不願作這幻境中自騙的祈求了。」

僅僅這幾句話，如冷水一樣澆在我熱血搏躍的心上時，他奄奄的死寂了，在我滿挾着歡意的希望中，現露出這樣一個嚴澀枯冷的阻物。他正在詛咒着這世界，這世界是不預備給他什麼，使他虔誠的心變成厭棄了，我還有什麼話可以安慰他呢！

這樣沉默了有二十分鐘，辛搖搖我的肩說：

「你起來，蹲着不累嗎？你起來我告訴你個好聽的夢。快！快起來！這一瞥飛逝的時間，我能說話時你還是同我談談吧！你回去時再沉默不好嗎！起來，坐在這椅上，我說

昨夜我夢的夢。」

我起來坐在靠着床的椅上，靜靜地聽着他那抑揚如音樂般聲音，似夜鶯悲啼，燕子私語，一聲聲打擊在我心絃上迴旋。他說：

「昨夜十二點鐘看護給我打了一針之後，我才可免強睡着。波微！從此之後我願永遠這樣睡着，永遠有這美妙的幻境環抱着我。」

我夢見青翠如一幅綠緞橫披的流水，微風吹起的雪白浪花，似綠緞上織織的小花；可惜我身傍沒帶着剪子，那時我真想裁割半幅給你做一件衣裳。

似乎是個月夜，清澈如明鏡的皎月，高懸在蔚藍的天宇，照映着這翠玉碧澄的流水；那邊一帶垂柳，柳絲一條條低吻着水面像個女孩子的頭髮，輕柔而蔓長。柳林下繫着一隻小船，船上沒有人，風吹着水面時，船獨自在擺動。

這景是沉靜，是莊嚴，宛如一個有病的女郎，在深夜月光下，仰臥在碧茵草氈，靜待着最後的接引，愴悽而冷靜。又像一個受傷的騎士，倒臥在樹林裏，聽着這渺無人聲的野外，有流水嗚咽的聲音！他望着灑滿的銀光，想到祖國，想到家鄉，想到深闕未眠

的妻子。我不能比擬是那麼和平，那麼神寂，那麼幽深！

我是踟躕在這柳林裏的旅客，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走到繫船的那顆樹下，把船解開，正要踏下船板時，忽然聽見柳林裏有喚我的聲音！我怔怔的聽了半天，依舊把船繫好，轉過了柳林，緣着聲音去尋。愈走近了，那喚我的聲音愈低微愈哀慘，我的心搏跳的更加利害。鬱森的濃蔭裏，露透着幾絲月光，映照著真覺冷森慘淡！我停止在一顆樹下，那細微的聲音幾乎要聽不見。後來我振作起勇氣，又向前走了幾步，那聲音似乎就在這顆樹上。」

他說到這裏，面色變的更蒼白，聲浪也有點顫抖，我把椅子向床移了一下，緊握着他的手說：

「辛！那是什麼聲音？」

「你猜那喚我的是誰？波微！你一定想不到，那樹上發出可憐的聲音叫我的，就是你！不知誰把你縛在樹上，當我聽出是你的聲音時，我像個猛獸一般撲過去，由樹上把你解下來，你睜着滿含淚的眼望着我，我不知爲什麼忽然覺的難過，我的淚不自禁的滴在你

顯上了！

這時候，我看見你慘白的臉被月兒照着像個雕刻的石像，你伏在我懷裏，低低的問我：

「辛！我們到那裏去呢？」

我沒有說什麼，扶着你回到繫船的那顆樹下，不知怎樣，剎那間我們泛着這葉似的船兒，飄遊在這萬頃茫然的碧波之上，月光照的如白晝。你站在船頭仰望着那廣漠的天宇，夜風吹送着你的散髮，飄到我臉上時我替你輕輕一掠。後來我讓你坐在船板上，這隻無人把舵的船兒，駕凌着像箭一樣在水面上飄過，漸漸看不見那一片柳林，看不見四周的綠岸。遠遠地似乎有一個塔，走近時原來不是燈塔，是個翠碧如琉璃的寶塔，月光照着發出璀璨的火光，你那時驚呼着指那塔說：

「辛！你看什麼！那是什麼？」

在這時候，我還沒有答應你；忽然狂風捲來，水面上湧來如山立的波濤，浪花湧進船來，一翻身我們已到了船底，波濤捲着我們浮沈在那琉璃寶塔傍去了！

我醒來時心還跳着，月光正射在我身上，弟弟在他床上似乎正在夢囈。我覺着冷，遂把椅子上一條絨氈加在身上。我想着這個夢，我不能睡了。』

我不能寫出我聽完這個夢以後的感想，我只覺心頭似乎被千斤重閘壓着。停了一會我忽然伏在他床上哭了！天辛大概也知道不能勸慰我，他嘆了口氣重新倒在床上。

五 『殉屍』

我怕敲那雪白的病房門，我怕走那很長的草地，在一種潛伏的心情下，常顫動着幾縷不能告人的酸意，因之我年假前的兩星期沒有去看天辛。

記得有一次我去東城赴宴，歸來順路去看他，推開門時他正睡着，他的手放在絨氈外邊，他的眉峯緊緊鎖着，他的唇枯燒成青紫色，他的臉淨白像石像，只有胸前微微的起伏，告訴我他是在睡着。我靜靜地望着他，站在床前呆立了有廿分鐘，我低低喚了他一聲，伏在他床上哭了！

我怕驚醒他，含悲忍淚，把我手裏握着的一束紅梅花，插在他桌上的紫玉瓶裏。我在一

張皺了的紙上寫了幾句話：「天辛！當梅香喚醒你的時候，我曾在你夢境中來過。」

從那天起我心裏總不敢去看他，連打電話給蘭辛的勇氣也沒有了。我心似乎被羣蛆蠶食着，像蜂巢般都變成好些空虛的洞孔。我虔誠着躲閃那可怕的一幕。

放了年假第二天的夜裏，我在燈下替姪女編結着一頂絨繩帽。當我停針沉思的時候，小丫頭送來一封淡綠色的小信。拆開時是雲弟寄給我的，他說：「天辛已好了，他讓我告訴你。還希望你去看看他，在這星期他要搬出醫院了。」

這是很令我欣慰的，當我轉過那條街時，我已在鐵欄的窗間看見他了，他低着頭背着手在那枯黃草地上跛着，他的步履還是那樣遲緩而沉重。我走進了醫院大門，他才看見我，他很喜歡的迎着我說：「朋友！在我們長期隔離間，我已好了，你來時我已可以出來接你了。」

「呵！感謝上帝的福佑，我能看見你由病床上起來……」我底下的話沒說完已經有點哽咽，我恨我自己，爲什麼在他這樣歡意中發出這莫名其妙的悲感呢！至現在我都不了解。

別人或者看見他能起來，能走路，是已經健康了，痊愈了罷！我真不敢這樣想，他沒有

舒怡健康的紅靨，他沒有心靈發出的微笑，他依然是髮絲緊縛的枯骨，依然是空虛不載一物的機械。他的心已由那飛濺沖激的奔流，匯聚成一池死靜的湖水，沒有月沒有星，黑沉沉發出嗚咽泣聲的湖水。

他同我回到病房裏，環顧了四周，他說：

「朋友！我總覺我是痛苦中浸淹了的幸福者，雖然我不會獲得什麼，但是這小屋裏我永遠留戀牠，這裏有我的血，你的淚！僅僅這幾幕人間悲劇已够我自豪了，我不應該在這人間還奢望着上帝所不許我的，我從此知所懺悔了！」

我的病還未好，昨天克老頭兒警告我要靜養六個月，不然怕轉肺結核。」

他說時不高興，似乎正爲他的可怕的病煩悶着。停了一會他忽然問我：

「地球上最遠的地方是那裏呢？」

「便是我站着的地方。」我很快的回答他。

他不再說什麼，慘慘地一笑！相對默默不能說什麼。我固然看見他這種坦然的態度而傷心，就是他也正在爲了我的躲閃而可憐，爲了這些，本來應該高興的時候，也就這樣黯淡的

過去了。

這次來探病，他的性情心境已完全變化，他時時刻刻表現他的體貼我原諒我的苦衷，他自己煩悶愈深，他對於我的態度愈覺坦白大方，這是他極度粉飾的傷心，也是他最令我感泣的原因。他在那天會鄭重的向我聲明：

「你還有什麼不放心，我是飛入你手心的雪花，在你面前我沒有自己。你所願，我願赴湯蹈火以尋求，你所不願，我願赴湯蹈火以避免。朋友，假如連這都不能，我怎能說是敬愛你的朋友呢！這便是你所認爲的英雄主義時，我願虔誠的在你世界裏，贈與你永久的驕傲。這便是你所堅持的信念時，我願替你完成這金堅玉潔的信念。」

我在醫院裏這幾天，悟到的哲理確乎不少，比如你手裏的頭繩，可以揣在懷裏，可以扔在地下，可以編織成許多時新的花樣。我想只要有頭繩，一切權力自然操在我們手裏，我們高興編織成什麼花樣，就是什麼。我們的世界是不長久的，何必顧慮許多呢！我們高興怎樣，就怎樣罷，我只誠懇的告訴你「愛」不是禮贈，假如愛是一樣東西，那麼贈之者受損失，而受之者亦不見得心安。」

在這纏綿的病床上起來，他所得到的僅是這幾句話，唉！他的希望紅花，已枯萎死寂在這病榻上輾轉嗚咽的深夜去了。

我坐到八點鐘要走了，他自己穿上大氅要送我到門口，我因他病剛好，夜間風大，不讓他送我，他很難受，我也只好依他。他和我在那輝亮的路燈下走過時，我看見他那蒼白的臉，頹喪的精神，不覺暗暗傷心！他呢，似乎什麼都沒有想，只低了頭慢慢走着。他送我出了東交民巷，看見東長安街的牌坊，給我雇好車，他才回去。我望着他頹長的人影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在車上長長地呼了一口氣。

就是這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奇怪恐怖的夢。

夢見我在山城桃花潭畔玩耍，似乎我很小，頭上梳着兩個分開的辮子，又似乎是春天的景緻，我穿着一件淡綠衫子。一個人蹲在潭水退去後的沙地上，檢尋着紅的綠的好看的圓石，在這許多沙石裏邊，我檢着一個金戒指，翻過來看時這戒指的正面是橢圓形，裏邊刊着兩個隸字是『殉屍』！

我很吃驚，遂拿了這戒指跑到家裏讓母親去看。母親拿到手裏並不驚奇，只淡淡地說：

「珠！你爲什麼檢這樣不幸的東西呢！」我似乎很了解母親的話，心裏想着這東西太離奇了，而這兩個字更令人心驚！我就向母親說：

『娘！你讓我還扔在那裏去吧。』

那時母親沒有再說話，不過在她面上表現出一種憂怖之色。我由母親手裏拿了這戒指走到門口，正要揭簾出去的時候，忽然一陣狂風把簾子颳起，這時又似乎黑夜的狀況，在台階下暗霧裏跪伏着一個水淋淋披頭散髮的女子！

我大叫一聲嚇醒了！周身出着冷汗，枕衣都濕了。夜靜極了，只有風吹着樹影在窗紗上擺動。擰亮了電燈，看看錶正是兩點鐘。我忽然想起前些天在醫院會聽天辛說過他五六年前的情史。三角戀愛的結果一個去投了海，天辛因爲她的死，便和他愛的那一個也撒手斷絕了關係。從此以後他再不願言愛。也許是我的幻想罷，我希望縱然這些蘭因絮果是不能逃脫的，也願我愛莫能助的天辛，使他有懺悔的自救罷！

我不能睡了，瞻念着黑暗恐怖的將來不禁肉顫心驚！

六 一片紅葉

這是一個淒風苦雨的深夜。

一切都寂靜了，只有雨點落在蕉葉上，淅淅瀝瀝令人聽着心碎。這大概是宇宙的心音罷，牠在這靜夜深時候哀哀地泣訴！

窗外緩一陣緊一陣的雨聲，聽着像戰場上金鼓般雄壯，錯錯落落似鼓桴敲着的迅速，又如風兒吹亂了柳絲般的細雨，只灑濕了幾朵含苞未放的黃菊。這時我握着破筆，對着燈光默想，往事的影兒輕輕在我心幕上顫動，我忽然放下破筆，開開抽屜拿出一本紅色書皮的日記來，一頁一頁翻出一片紅葉。這是一片鮮豔如玫瑰的紅葉，牠挾在我這日記本裏已經兩個月了。往日我爲了一種躲避從來不敢看牠，因爲牠是一個靈魂孕育的產兒，同時牠又是悲慘命運的紐結。誰能想到薄薄的一片紅葉，裏面纖維着不可解決的生謎和死謎呢！我已經是泣伏在紅葉下的俘虜，但我絕不怨及牠，可憐在萬千飄落的楓葉裏，牠啣帶了這樣不幸的命運。

我告訴你們牠是怎樣來的：

一九××年十月廿六的夜裏，我翻讀着一本莫愁湖志，有些倦意，遂躺在沙發上假睡；這時白菊正在案頭開着，窗紗透進的清風把花香一陣陣吹在我臉上，我微嗅着這花香不知是沉睡，還有微醉！懶鬆鬆的似乎有許多回憶的燕兒，飛掠過心海激動着神思的顫動。我正沈戀着逝去的童年之夢，這夢會產生了金堅玉潔的友情，不可掠奪的鐵志；我想到那輕渺渺像雲天飛鴻般的前途時，不自禁的微笑了！睜開眼見菊花都低了頭，我忽然扭心牠們的命運似乎牠們已一步一步走近了墳墓，死神已悄悄張着黑翼在那裏接引，我的心充滿了莫名的悲緒！

大概已是夜裏十點鐘，小丫頭進來遞給我一封信，拆開時是一張白紙，拿到手裏從裏面飄落下一片紅葉。「呵！一片紅葉！」我不自禁的喊出來。怔楞了半天，用抖顫的手檢起來一看，上邊寫着兩行字：

滿山秋色關不住

一片紅葉寄相思

天辛採自西山碧雲寺十月二十四日

平靜的心湖，悄悄被夜風吹皺了，一波一浪湧湧着像狂風統治了的大海。我伏在案上靜靜地想，馬上許多的憂愁集在我的眉峯。我真未料到一個平常的相識，竟對我有這樣一番不能抑制的熱情。只是我對不住他，我不能受他的紅葉。爲了我的素志我不能承受牠，承受了我怎樣安慰他；爲了我沒有一顆心給他，承受了如何忍欺騙他。我即是不爲自己設想，但是我怎能不爲他設想。因之我陷入如焚的煩悶裏。

在這黑暗陰森的夜幕下，窗下蝙蝠飛掠過的聲音，更令我覺着戰慄！我揭起窗紗見月華滿地；班駁的樹影，死臥在地下不動，特別現出宇宙的清冷和幽靜。我遂添了一件衾衣，推開門走到院裏，迎面一股清風已將我心胸中一切的煩念吹淨。無目的走了幾圈後，遂坐在茅亭裏看月亮，那淒清皎潔的銀輝，令我對世界感到了空寂。坐了一會，我回到房裏蘸飽了筆，在紅葉的反面寫了幾個字是：

「枯萎的花籃不敢承受這鮮紅的葉兒。」

仍用原來包着的那張白紙包好，寫了個信封寄還他。這一朵初開的花蕾，馬上讓我用手給揉碎了。爲了這事他曾感到極度的傷心，但是他並未因我的拒絕而中止。他死之後，我去蘭辛

那裏整理他箱子內的信件，那封信忽然又發現在我眼前！拆開紅葉依然，他和我的墨澤都依然在上邊，只是中間裂了一道縫，紅葉已枯乾了。我看見牠心中如刀割，雖然我在他生前拒絕了不承受的，在他死後我覺着這一片紅葉，就是他生命的象徵。上帝允許我的祈求罷！我生前拒絕了他的，我在他死後依然承受他，紅葉縱然能去了又來，但是他呢！是永遠不能回來了，只剩了這一片誌恨千古的紅葉，依然無恙的伴着我，當他抖顫的用手檢起牠寄給我時的心情，願永遠留在這鮮紅的葉裏。

七 象牙戒指

記得那是一個楓葉如茶，黃花含笑的深秋天氣，我約了晶清去雨華春吃螃蟹。晶清喜歡喝幾盃酒，其實並不大量，僅不過想效顰一下詩人名士的狂放。雪白的棹布上陳列着黃赭色的螃蟹，玻璃杯裏斟滿了玫瑰酒。晶清坐在我的對面，一句話也不說，一杯杯喝着，似乎還未曾灑灑了她心中的塊壘。我執着盃望着窗外，馳想到桃花潭畔的母親。正沉思着忽然眼前現出茫茫的大海，海上漂着一隻船，船頭站着激昂慷慨，願血染了頭顱誓志爲主義努力的英

雄！

在我神思飛越的時候，晶清已微醉了，她兩頰的紅采，正照映着天邊的晚霞，一雙惺忪似初醒時的眼，她注視着我執着酒盃的手，我笑着問她：

『晶清！你真醉了嗎？爲什麼總看着我的酒盃呢！』

『我不醉，我問你什麼時候帶上那個戒指，是誰給你的？』她很鄭重地問我。

本來是件極微小的事吧！但經她這樣正式的質問，反而令我不好開口，我低了頭望着盃裏血紅激盪的美酒，呆呆地不語。晶清似乎看出我的隱衷，她又問我道：

『我知道是辛寄給你的吧！不過爲什麼他偏要給你這樣慘白枯冷的東西？』

我聽了她這幾句話後，眼前似乎輕掠過一個黑影，頓時覺着棹上的盃盤都旋轉起來，眼光裏射出無數的銀線。我暈了，暈倒在棹子旁邊！晶清急忙跑到我身邊扶着我。過了幾分鐘我神經似乎復原，我抬起頭又斟了一盃酒喝了，我向晶清說：

『真的醉了！』

『你不要難受，告訴我你心裏的煩惱，今天你一來我就看見你帶了這個戒指，我就想一

定有來由，不然你決不帶這些妝飾品的，尤其這樣慘白枯冷的東西。波微！你可能允許我脫掉牠，我不願意你帶着牠。」

『不能，晶清！我已經帶了牲三天了，我已經決定帶着牠和我的靈魂同在，原諒我，朋友！我不能脫掉牠。』

她的臉漸漸變成慘白，失去了那酒後的紅采，眼裏包含着真誠的同情，令我更感到淒傷！她爲誰呢！她確是爲了我，爲了我一個光華燦爛的命運，輕輕地束在這慘白枯冷的環內。

天已晚了，我遂和晶清回到學校。我把天辛寄來象牙戒指的那封信給她看，信是這樣寫的：

『……我雖無力使海上無浪，但是經你正式決定了我們命運之後，我很相信這波濤山立狂風統治了的心海，總有一天風平浪靜，不管這是在千百年後，或者就是這握筆的卽刻；我們只有候平靜來臨，死寂來臨，假如這是我們所希望的。容易丟去了的，便是兢兢然戀守着的；願我們的友誼也和雙手一樣，可以緊緊握着的，也可以輕輕放開。宇宙作如斯觀，我們便毫無痛苦，且可與宇宙同在。』

××節商團襲擊，我手曾受微傷。不知是幸呢還是不幸，流彈洞穿了汽車的玻璃，而我能坐在車裏不死！這裏我還留着幾塊碎玻璃，見你時贈你做個紀念。昨天我忽然很早起來跑到店裏購了兩個象牙戒指；一個大點的我自已帶在手上，一個小的我寄給你，願你承受了牠。或許你不忍吧！再令牠如紅葉一樣的命運。願我們用「白」來紀念這枯骨般死靜的生命。……」

晶清看完這信以後，牠雖未曾再勸我脫掉牠，但是她心裏很難受，有時很高興時，她觸目我這戒指，會馬上令她沉默無語。

這是天辛未來北京前一月的事。

他病在德國醫院時，出院那天我曾給他照了一張躺在床上的像，兩手撫胸，很明顯地便是他右手那個象牙戒指。後來他死在協和醫院，屍骸放在冰室裏，我走進去看他的時候，第一觸目的又是他右手上的象牙戒指。他是帶着牠一直走進了墳墓。

八 最後的一幕

人生騎着灰色馬和日月齊馳，在塵落沙飛的時候，除了幾點依稀可辨的蹄痕外，遺留下

什麼？如我這樣整天整夜的在車輪上廻旋，經過荒野，經過鬧市，經過古廟，經過小溪；但那鴻飛一掠的殘影又遺留在那裏？在這萬象幻變的世界，在這表演一切的人間，我聽着哭聲笑聲歌聲琴聲，看着老的少的俊的醜的，都感到了疲倦。因之我在衆人興高采烈，沉迷醒醉，花香月圓時候，常願悄悄地退出這妃色幕幃的人間，回到我那凄枯冷寂的另一世界。那裏有惟一指導我呼喚我的朋友，是誰呢？便是我認識了的生命。

朋友們！我願你們仔細咀嚼一下，那盛筵散後，人影零亂，杯盤狼藉的滋味；綺夢醒來，人去樓空，香渺影遠的滋味；禁的住你不深深地呼一口氣，禁的住你不流淚嗎？我自己常怨恨我愚傻——或是聰明，將世界的現在和未來都分析成只有秋風枯葉，只有荒塚白骨；雖然是花開紅紫，葉浮碧翠，人當紅顏，景當美艷時候。我是愈想超脫，愈自沉溺，愈要撒手，愈自擊戀的人，我的煩惱便絞鎖在這不能解脫的矛盾中。

今天一個人在深夜走過街頭，每家都悄悄緊閉着雙扉，就連狗都蜷伏在牆根或是門口酣睡，一切都停止了活動歸入死寂。我驅車經過橋梁，望着護城河兩岸垂柳，一條碧水，星月燦然照着，景緻非常幽靜。我想起去年秋天天辛和我站在這裏望月，恍如目前的情形而人天

已隔，我不自禁的熱淚又流到額上。

「珠！什麼時候你的淚才流完呢？」這是他將死的前兩天問我的一句話。這時我彷彿餘音猶縈繞耳畔，我知他遺憾的不是他的死，確是我的淚！他的墳頭在雨後忽然新生了一株秀麗的草，也許那是他的魂，也許那是我淚的結晶！

我最怕星期三，今天偏巧又是天辛死後第十五週的星期三。星期三是我和辛最後一面，他把人間一切的苦痛煩惱都交付給我的一天。唉！上帝！容我在這明月下懺悔罷！十五週前的星期三，我正伏在我那形消骨立枯瘦如柴的朋友床前流淚！他的病我相信能死，但我想到他死時又覺着不會死。可憐我的淚滴在他熾熱的胸膛時，他那深凹的眼中也湧出將盡的殘淚，他緊嚼着下唇握着我的手抖顫，半天他才說：

「珠！什麼時候你的淚才流完呢！」

我聽見這話更加哽咽了，哭的抬不起頭來，他掉過頭去不忍看我，只深深地將頭埋在枕下。後來我扶起他來，喂了點橘汁，他睡下後說了聲：「珠！我謝謝你這數月來的看護！」底下的話他再也說不出來，只瞪着兩個凹陷的眼望着我。那時我真覺怕他，渾身都出着冷

汗。我的良心似乎已經輕輕撥開了雲翳，我跪在他病榻前最後向他說：

「辛，你假如僅僅是承受我的心時，現在我將我這顆心雙手獻在你面前，我願牠永久用你的鮮血滋養，用你的熱淚灌溉。辛，你真的愛我時，我知道你也能完成我的主義，因之我也願你爲了我犧牲，從此後我爲了愛獨身的，你也爲了愛獨身。」

他抬起頭來緊握住我手說：

「珠！放心。我原諒你，至死我也能了解你，我不原諒時我不會這樣纏綿的愛你了。但是，珠！一顆心的頒賜，不是病和死可以換來的，我也不肯用病和死，換你那顆本不願給的心。我現在並不希望得你的憐恤同情，我只讓你知道世界上有我是最敬愛你的，我自己呢，也會愛過一個值的我敬愛的你。珠！我就是死後，我也是敬愛你的，你放心！」

他說話時很勇氣，像對着千萬人演說時的氣概，我自然不能再說什麼話，只默默地低着頭垂淚！

這時候一個俄國少年進來，很誠懇的半跪着在他枯臘似的手背上吻了吻，掉頭他向我默

望了幾眼，辛沒有說話只向他慘笑了一下，他向我低低說：

「小姐！我祝福他病愈。」說着帶上帽子匆匆忙忙的去了。這時他的腹部又絞痛的利害，在床上滾來滾去的呻吟，臉上蒼白的可怕。我非常焦急，去叫他弟弟的差人還未見回來，叫人去打電話請蘭辛也不見回話，那時我簡直呆了，只靜靜地握着他焦熾如焚的手垂淚！熙一會弟弟來了，他也沒有和他多說話只告他腹疼的利害。我坐在椅子上面開開抽屜無聊的亂翻，看見上星期五的他那封家書，我又從頭看了一遍。他忽掉頭向我說：

「珠！真的我忘記告你了，你把牠們拿去好了，省的你再來一次檢收。」

我聽他話真難受，但怎樣也想不到星期五果然去檢收他的遺書。他也真忍心在他決定要死的時候，親口和我說這些訣別的話！那時我總想他在幾次大病的心情下，不免要這樣想，但未料到這就是最後的一幕了。我告訴靜弟送他進院的手續，因為學校下午開校務會我須出席，因之我站在他床前說了聲「辛！你不用焦急，我已告訴靜弟馬上送你到協和去，學校開會我須去一趟，有空我就去看你。」那時我真忍心，也沒有再回頭看看他就走了，假如我回頭看他時，我一定能看見他對我末次目送的慘景……

呵！這時候由天上輕輕垂下這最後的一幕！

※

※

※

※

他進院之後蘭辛打電話給我，說是急性盲腸炎已開肚了。開肚最後的決定，蘭辛還有點躊躇，他笑着拿過筆自己簽了字，還說：「開肚怕什麼？你也這樣腦筋舊。」蘭辛怕我見了他再哭，令他又難過；因之，他說過一兩天再來看他。那知就在蘭辛打電話給我的那晚上就死了。

死時候沒有一個人在他面前，可想他死時候的悲慘！他雖然沒有什麼不放心在這世界上，沒有什麼留戀在這世界上；但是假如我在他面前或者蘭辛在他面前時，他總可瞑目而終，不至於讓他睜着眼等着我們。

絨情寄向黃泉

我如今是更冷靜，更沉默的挾着過去的遺什去走向未來的。我四周有狂風，然而我是掀不起波瀾的深潭；我前邊有巨濤，然而我是激不出聲響的頑石。

顛沛搏鬥中我是生命的戰士，是極勇敢，極鄭重，極嚴肅的向未來的城壘進攻的戰士。我是不斷地有新境遇，不斷的有新生命的；我是爲了真實而奮鬥，不是追逐幻象而疲奔的。知道了我的走向人生的目標。辛，一年來我雖然有不少的哀號和悲憶，你也不須爲我的我再抱遺恨和不安。如今我是一道舒暢平靜向大海去的奔流；縱然緣途在山峽巨谷中或許發出淒痛的嗚咽！那只是積沙岩石漩渦沖擊的原因，相信它是會得到平靜的，會得到創造真實生命的愉快的，它是一直奔到大海去的。

辛！你的生命雖不幸早被腐蝕而夭逝，不過我也不過分的再悼感你在宇宙間曾存留的幻體。我相信只要我自己生命閃耀存在於宇宙一天，你是和我同在的。辛！你要求於人間的，你希望於我自己的，或許便是這些罷！

深刻的情感是受過長久的理智的薰陶的。是由深谷底潛流中一滴一滴滲透出來的。我是投自己於悲劇中而體驗人生的。所以我便犧牲人間一切的虛榮和幸福，在這冷墟上，你的墳墓上，培植我用血淚澆灑的這東野花來裝飾點綴我們自己創造下的生命。辛！除了這些我不願再告你什麼，我想你果真有靈，也許贊助我一樣的努力。

一年之後，世變幾遷，然而我的心是依然這樣平靜冷寂的，抱持着我理想上的真實而努力。有時我是低泣，有時我是痛哭；低泣，你給與我的死寂；痛哭，你給與我的深愛。然而有時我也很快樂，我也很驕傲。我是睥視世人微微含笑，我們的聖潔的高傲的孤清的生命是巍然時立於皚皚的雲端。

生命的圓滿，生命的圓滿，有幾個懂得生命的圓滿？那一般庸愚人的圓滿，正是我最避忌恐怖的缺陷。我們的生命是肉體和骨頭嗎？假如我們的生命是可以燬滅的幻體，那麼，辛！我的這顆迂迴潛隱的心，也早應隨你的幻體而消逝。我如今認識了一個完成的圓滿生命是不能消滅，不能丟棄，不能忘記；換句話說，就是永遠存在。多少人都希望我燬滅，丟棄，忘記，把我已完成的圓滿生命拋去，我終於不能。才知道我們的生命並未死，仍然活

繩，向前走着，在無限的高處創造建設着。

我相信你的靈魂，你的永遠不死的心，你的在我心裏永存的生命；是能鼓勵我，指示我，安慰我，這孤寂淒清的旅途。我如今是願挑上這付担子走向遙遠的黑暗的，荊棘的生到死的道上。一頭我挑着已有的收穫，一頭我挑着未來的耕耘，這樣一步一步走向無窮的。

自你死後，我便認識了自己，更深的了解自己。同時朋友中是賢最知道我，他似乎這樣說過：

「她生來是一道大江，你只應疏鑿沙石讓她舒暢的流入大海，斷不可堵塞江口，把水引去點綴帝王之家的宮殿樓台。」

辛！你應該感謝他！他自從由法華寺歸路上我暈絕後救護起，一直到我找到了真實生命；他都是啓示我，指導我，幫助我，鼓勵我。由積沙岩石的漩渦波湧中，把我引上了坦平的海道。如今，我能不怨憤，不悲哀，沒有沉重的苦痛永遠纏繞的，都是因爲我已有了奔流的河床。只要我不靜的舒暢的流呵，流呵，流到一個歸宿的地方去，絕無一種決堤泛濫之災來阻撓我。

辛！你應感謝他！你所要在死後希望我要求我努力的前途，都是你忠誠的朋友，他一點一滴的匯聚下偉大的河床，幫助我移我的泉水在上邊去奔流，無阻礙奔向大海去的。像我目下這樣夜靜時的心情，能這樣平淡的寫這封信給你，你也會奇怪我罷！我已不是從前嗚咽哀號，頹喪消沉的我；我是沉默深刻，容忍涵蓄一切人間的哀痛，而努力去尋求生命的真確的戰士。

我不承認這是自騙的話。因為我的路是這自然，這樣平坦的走去的。放心！你別我一年多，而我能這般去闢一個理想的樂園，也許是你驚奇的罷！

你一定願意知道一點，關於弟弟的消息，前三天我忽然接到他一封信，他現在是被你們那古舊的家庭囚閉着，所以他已失學一年多了。這種情形，自然你會傷感的，假如你要活着，他絕對不能受這樣的苦痛，因為你是能幫助他脫却一切桎梏而創造新生命的。如今他極憤激，和你當日同你家庭暗鬥的情形一樣。而我也很相信靜弟是能覓到他的光明的前途的，或者你所企望的一切事業志願，他都能給你有圓滿的完成。他的信是這樣說的：

「自別京地回家之後，實望享受幾天家庭的樂趣，以慰我一年來感受了的苦痛。誰知我

得到的，是無限量的煩惱！

我回來的時候，家中已決定令我廢學，及我歸後，復屢次向我表示斯旨，我雖竭詞解釋，亦無濟於事。

讀姊來信，說那片荒涼的境地，也被踐踏蹂躪而不得安靜，我更替我黃泉下的哥哥憤激！不料一年來的變遷，竟有如斯其悲慘！

一切境遇，一切遭逢，皆足以使人傷心掉淚！

我希望於家庭的，是要藉得他來援助完成我的志願，我的事業；但家庭則不然。他使我遠近遊學的一點心迹，是希望我獵得一些祿位金錢來光榮祖墓家風。這些事我們青年人看起來，就是頭銜金銀冠裏滿身，那也算不了什麼希奇的光榮！我每想到環境的壓迫，恆願一死爲快。但是到了死的關頭，好像又有許多不忍的觀念來掣肘似的。我不願死，我死固不足惜但我死而一切該；死的人不能竟行死去。我將以此不死的軀骸，向着該死的城壘進攻！

我現在的希望已絕，但我仍流連不忍即離去者，實欲冀家庭之能有一時覺悟，如我

心願亦未可定！如或不然，我將決於明年爲行期，毅然決然的要離開他，遠避他，和他行最後決裂的敬禮。

願你勿爲了一切黑暗的，荊棘的環境愁煩！我們從生到死的途徑上，就像日的初升縱然有時被浮雲遮蔽，仍然是要繼續發光的。

我們走向前去吧！我們走向前去吧！環境的阻撓在我們生命的途中，終於是等若浮雲。」

辛！是殘月深更，在一個冷漠枯寂的初冬之夜，我接讀靜弟這封依稀是你字跡，依稀是你語句的信。久不流的酸淚又到了眶邊，我深深的向你遺像歎息！記得靜弟未離京時，他曾告過賢以他將來前途的黯淡，他那時便決心要和家庭破裂。是我和賢婉勸他，能用善良的態度去感化而有效時，千萬不要和家庭破裂。因爲思想的衝突，是環境時代不同的差別之爭。應該原諒老年人們的陳腐思想，是一時代中的產物；並不是他對於子女有意對壘似的向你宣戰。因之，能展轉委婉去和家庭解釋。令他能覺悟到什麼是現代青年人應做的工作，自我的警策。令他知道我們青年人，絕對再不能爲古舊的家庭或社會作塗飾油彩的機械傀儡。父

母年老，假如一旦你的消息洩漏，靜弟再遠走憤去。那你們家庭的慘淡，黑暗，悲痛，定連目下都不如，這也不是你的願意和靜弟的希望罷！所以我一直都繫念着靜弟，那最後決裂的敬禮。

認識我們，和我們要好的朋友，現在大半都雲散四方，去創造追求各個的生命希望去了。只有你的賢哥，和我的晶妹，還在這塊你埋骨的地方，伴着你。朋友們都離京後，時局也日在幻變，陷入死境，要找尋前二年的那種環境和興趣已不可得。所以連你墳頭都那樣悽寂。去年那些小弟弟們，知道你未曾見過你的朋友們，他們都是常常在你的墓畔喝酒野餐，痛哭高歌的。幫助我建碑種樹修墓的都是他們。如今，連這個夢也閉幕了。你墓頭不再有那樣歡欣，那樣熱鬧的聚會了。他們都走向遠方去了。

自從那塊地方駐兵後，連我都不敢常去。任你墓頭變成了牧場，牛馬踐踏蹂躪了你的墓碑，吃光了環繞你墓的松林，那塊白石的墓碑上有了剝蝕的污穢的傷痕。我們不幸在現代作人受欺凌不能安靜，連你作鬼的墳塋都要受意外的災劫；說起來真令人憤激萬分。辛！這世界，這世界，四處都是荊棘，四處都是刀兵，四處都是喘息着生和死的呻吟，四處都灑滴着

血和淚的遺痕。我是撐着這弱小的身軀，投入在這腥風血雨中搏戰着走向前去的戰士。直到我倒斃在旅途上爲止。

我並不感傷一切既往，我是深謝着你是我生命的盾牌；你是我靈魂的主宰。從此我是自在的流，平靜的流，流到大海的一道清泉。辛！一年之後，我在輾轉哀吟，流連痛苦之中，我能告訴你的，大概只有這些話。你永久的沉默死寂的靈魂呵！我致獻這一篇哀詞於你吐血的週年這天。

狂風暴雨之夜

該記得罷！太戈爾到北京在城青公園零壇見我們的那一天，那一天是十三年四月二十八號的下午，就是那夜我接到父親的信，寥寥數語中，告訴我說道周死了！當時我無甚悲傷，只是半驚半疑的沉思着。第二天我才覺到難過，令我什麼事都不能做。她那活潑的倩影，總是在我眼底心頭繚繞着。第三天便從學校扶病回來，頭疼吐血，遍體發現許多紅斑，據醫生說是腥紅熱。

我那時住在寄宿舍裏院的一間破書齋，房門口有株大槐樹，還有一個長滿茅草荒廢傾斜的古亭。有月亮的時候，這裏別有一種描畫不出的幽景。不幸扎掙在旅途上的我，便倒臥在這荒齋中，一直病了四十多天。在這冷酷，黯淡，悽傷，荒涼的環境中，我在異鄉漂泊的病榻上，默咽着人間一杯一杯的苦酒。那時我很願因此病而撒手，去追蹤我愛的道周。在病危時，連最後寄給家裏，寄給朋友的遺書，都預備好放在枕邊。病中有時暈迷，有時清醒，清醒時便想到許多人間的糾結；已記不清楚了，似乎那令我病苦原因，料不僅僅是道周的死。

在這裏看護我的起初有小蘋，她赴滬後，只剩了一個女僕，幸好她對我很忠誠，像母親一樣撫慰我，招呼我。來看我的是晶清和天辛。自然還有許多別的朋友和同鄉。病重的那幾天，我每天要服三次藥；有幾次夜深了天辛跑到極遠的街上去給我配藥。在病中，像我這隻身漂零在異鄉的人，舉目無親，無人照管；能有這樣忠誠的女僕，熱心的朋友，真令我感激涕零了！雖然，我對於天辛還是舊日態度，我並不因感激他而增加我們的了解，消除了我們固有的隔膜。

有一天我病的很利害，暈迷了三個鐘頭未會醒，女僕打電話把天辛找來。那時正是黃昏時候，院裏屋裏都罩着一層淡灰的黑幕，沉寂中更現得淒涼，更現得慘淡。我醒來，睜開眼，天辛跪在我的床前，雙手握着我的手，垂他的頭在床緣；我只看見他散亂的頭髮，我只覺他的熱淚濡濕了我的手背。女僕手中執着一盞半明半暗的燭，照出她那悲愁恐懼的面龐站在我的床前！這時候，我才認識了真實的同情，不自禁的眼淚流到枕上。我掉轉臉來，扶起天辛的頭，我向他說：『辛！你不要難受，我不會這容易就死去。』自從這一天，我忽然覺得天辛命運的悲慘和可憐，已是由他自己的祭獻而交付與上帝，這那能是我弱小的力量所能

挽回。因此，我更害怕，我更迴避，我是萬不能承受他這顆不應給我而偏給我的心的。

正這時候，他們這般人，不知怎樣惹怒了一位國內的大軍閥，下了密令指明的逮捕他們，天辛也是其中之一。因為我病，這事他並未先告我，我二十餘天不看報，自然也得不到消息。

有一夜，我扎掙起來在燈下給家裏寫信，告訴母親我會有過點小病如今已好的消息。這時窗外正吹着狂風，振撼得這荒齋像大海涵湧中的小舟。樹林裏發出極響的嘯聲，我恐怖極了，想像着一切可怕的景象，覺着院外古亭裏有無數的骷髏在狂風中舞蹈。少時，又增了許多點滴的聲音，窗紙現出豆大的濕痕。我感到微寒，加了一件衣服，我想把這封信無論如何要寫完。

抬頭看鐘正指到八點半。忽然聽見沉重的履聲和說話聲，我驚奇地喊女僕。她推門進來，後邊還跟着一個男子，我生氣的責罵她，是誰何不通知我便引進來。她笑着說是「天辛先生」，我站起來細看，真是他，不過他是化裝了，簡直認不出是誰。我問他爲什麼裝這樣子，而且這時候狂風暴雨中跑來。他只苦笑着不理我。

半天他才占我杏壇已捕去了數人，他的住處現尚有游擊隊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險特別化裝來告別我，今晚十一時他即乘火車逃逸。我病中驟然聽見這消息，自然覺得突兀，而且這樣狂風暴雨之夜，又來了這樣奇異的來客。當時我心裏很戰慄恐怖，我的臉變成了蒼白！他見我這樣，竟強作出鎮靜的微笑，勸我不要怕，沒要緊，他就是被捕去坐牢獄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這項事業。

他要我珍重保養初痊的病體，並把我吃的西藥的藥單留給我自己去配。他又告我這次想乘機回家看看母親，並解決他本身的糾葛。他的心很苦，他屢次想說點要令我知道他的話，但他總因我的冷淡而中止。他只是低了頭嘆氣，我只是低了頭咽淚，狂風暴雨中我和他是死一樣的沉寂。

到了九點半，他站起身要走，我留他多坐坐。他由日記本中寫了一個 Bovia 遞給我，他說我們以後通信因檢查關係，我們彼此都另呼個名字；這個名字我最愛，所以贈給你，願你永遠保存着它。這時我強咽着淚，送他出了屋門，他幾次阻攔我病後的身軀要禁風雨，不準我出去；我只送他到了外間。我們都說了一句前途珍重努力的話，我一直望着他的頰影在黑

暗的狂風暴雨中消失。

我大概不免受點風寒又病了一星期才起床。後來他來信，說到石家莊便病了，因為那夜他披淋了狂風暴雨。

如今，他是寂然的僵臥在野外荒塚。但每屆狂風暴雨之夜，我便想起兩年前荒齋中奇異的來客。

我只合獨葬荒丘

昨夜英送我歸家的路上，他曾說這樣抖峭的寒風裏帶着雪意，夜深時一定會下雪的。那時我正瞻望着黑暗的遠道，沒有答他的話。今晨由夢中醒來，揭起帳子，由窗紗看見丁香枯枝上的雪花，我才知道果然，雪已在夢中悄悄地來到人間了。

窗外的白雪照着玻璃上美麗的冰紋，映着房中熊熊的紅爐，我散着頭髮立在妝台前沉思，這時我由生的活躍的人間，想到死的冷靜的黃泉。

這樣天氣，坐在紅爐畔，飲着醞的清茶，吃着花生瓜子栗子一類的零碎，讀着喜歡看的書，或和知心的朋友談話，或默默無語獨自想着舊夢，手裏織點東西；自然最舒適了。我太矯情！偏是迎着寒風，撲着雪花，向荒郊野外，亂坎塋中獨自去徘徊。

我是怎樣希望我的生命，建在美的，冷的，靜的基礎上。因之我愛冬天，尤愛冬天的雪和梅花。如今，往日的綺夢，往日的歡榮，都如落花流水一樣逝去，幸好還有一顆僵硬死寂的心，尚能在寒風淒雪裏抖顫哀泣。於是我抱了這顆尚在抖戰，尚在哀號的心，無目的迷惘

中走向那一片冰天雪地。

到了西單牌樓擾攘的街市上，白的雪已化成人們腳底污濕的黑泥。我抬頭望着模糊中的宣武門，漸漸走近了，我看見白雪遮罩着紅牆碧瓦的城樓。門洞裏正過着一羣送葬的人，許多旗牌執事後面，隨着大紅緞罩下黑漆的棺材；我知道這裏面裝着最可哀最可怕的「死」！棺材後是五六輛驢車，幾個穿孝服的女人正在輕輕地抽噎着哭泣！這剎那間的街市是靜穆嚴肅，除了奔走的車夫，推小車買蔬菜的人們外，便是引導牽繫着這沉重的悲哀，送葬者的音樂，在這淒風寒雪的清晨顫蕩着。

淒苦中我被駱駝項下輕靈靈的鈴聲喚醒！車已走過了門洞到了橋梁上。我望着兩行枯柳夾着的冰雪罩了的護城河。這地方只缺少一個月亮，或者一顆落日便是一幅疎林寒雪。

雪還下着，寒風颳的更緊，我獨自趨車去陶然亭。

在車上我想到十四年正月初五那天，也是我和天辛在雪後來遊陶然亭，是他未死前兩個月的事。說起來太傷心，這次是他自己去找墓地。我不忍再言往事，過後他有一封信給我，是這樣寫的：

「珠！昨天是我們去遊陶然亭的日子，也是我們歷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的歷史一半寫於荒齋，一半寫於醫院，我希望將來便完成在這裏。珠！你不要忘記了我的囑託，並將一切經過永遠記在心裏。

我寫在城根雪地上的字，你問我：「毀掉嗎？」隨即提足準備去踏；我笑着但是十分免強的說：「踏去吧！」雖然你並未會真的將它踏掉，或者永遠不會有人去把它踏掉；可是在你問我之後，我覺着我寫的那「沁珠」好像正開着的鮮花，忽然從枝頭落在地上，而且馬上便萎化了！我似乎親眼看見那兩個字於一分鐘內，由活體立變成僵屍；當時由不得感到自己命運的悲慘，並有了一種送亡的心緒！所以到後來橋瓣落地，我利其一雙成對，故用手杖掘了一個小坑埋入地下，笑說：「埋葬了我們罷！」我當時實在是禱告埋葬了我那種悼亡的悲緒。我願我不再那樣易感，那種悲緒的確是已像橋瓣一樣的埋葬了。

我從來信我是頂不成的，可是昨天發現有時你比我還不成。當我們過了葛母墓地往南走的時候，我發覺你有一種悲哀感觸，或者因為我當時那些話說的令人太傷

心了！唉！想起了，「我只合獨葬荒丘」的話來，我不由的低着頭嘆了一口氣。你似乎注意全移到我身上來笑着喚：「回來吧！」我轉眼看你，適才的悲緒已完全消失了。就是這些不知不覺的轉移，好像天幕之一角，偶然爲急風吹起，使我得以窺見我的宇宙的隱祕，我的心意顯着有些醉了。後來吃飯時候，我不過輕微的咳嗽了兩下，你就那麼着急起來；珠！你知道這些成就得一個世界是怎樣偉大麼？你知道這些更使一個心貼伏在愛之淵底嗎？

在南下窪我持着錢球，你織着繻衣，我們一邊走一邊說話，太陽加倍放些溫熱送回我們；我們都感謝那樣好的天氣，是特爲我們出遊佈置的。吃飯前有一個時候，你低下頭織衣，我斜枕着手靜靜地望着你，那時候我腦際縈繞着一種綺思，我想和你說；但後來你抬起頭來看我，我沒有說什麼，只拉着你的手腕緊緊握了一下。這些情形和蘇士夢境歸來一樣，我永遠永遠不忘它們。

命運是我們手中的泥，我們將它團成什麼樣子，它就成什麼樣子；別人不會給我們命運，更不要相信空牌位子前竹籤洞中臆碰出來的黃紙條兒。

我病現已算好那能會死呢！你不要常那樣想。」

兩個月後我的恐怖悲哀實現了，他由活體變成僵屍！四個月後他的心願達到了，我真的把他送到陶然亭畔，萬母墓傍那塊他自己指給我的草地上埋葬。

我們一切都像預言，自己佈下淒涼的景，自己去投入排演。如今天辛算完了這一生，只剩我這漂泊的生命，尙在扎掙顛沛之中，將來的結束，自然是連天辛都不如的悲慘。

車過了三門關，便有一幅最冷靜最幽美的圖畫展在面前，那堅冰寒雪的來侵令我的心更冷更僵連抖戰都不能。下了車，在這白茫茫一片無人踐踏，無人經過的雪地上佇立不前。假如我要走前一步，白雪裏便要留下污黑的足痕；並且要揭露許多已經遮掩了的缺陷和惡迹。

我低頭沉思了半晌，才鼓着勇氣踏雪過了小橋，望見掛着銀花的蘆葦，望見隱約一角紅牆的陶然亭，望見高峯突起的黑審台，望見天辛墳前的白玉碑。我回顧零亂的足印，我深深地懺悔，我是和一切殘忍冷酷的人類一樣。

我真不能描畫這個世界的冷靜，幽美，我更不能形容我踏入這個世界是如何的冷靜，如何的幽美？這是一幅不能畫的畫，這是一首不能寫的詩，我這樣想。一切輕籠着白紗，淺淺

的雪遮着一堆一堆凸起的孤墳，遮着多少當年紅顏皎美的少女，和英姿豪爽的英雄，遮着往日富麗的歡榮，遮着千秋遺迹的情愛，遮着蒼松白楊，遮着古廟蘆塘，遮着斷碣殘碑，遮着人們悼亡時遺留在這裏的悲哀。

潔白淒冷圍繞着我，白墳，白碑，白樹，白地，低頭看我白圍巾上却透露出黑的影來。寂靜得真不像人間，我這樣毫無知覺的走到天辛墓前。我抱着墓碑，低低喚着他的名字，熱的淚融化了我身畔的雪，一滴一滴落在雪地，和着我的心音哀泣！天辛！你那能想到一年之後，你真的埋葬在這裏，我真能在這寒風凜冽，雪花飛舞中，來到你墳頭上弔你！天辛！我願你無知，你應該怎樣難受呢！怕這迷漫無際的白雪，都要化成激盪生波的淚湖。

我睜眼四望，要尋覓我們一年前來到這裏的遺痕，我真不知，現在是夢，還是過去是夢？天辛！自從你的生命如彗星一閃般隕墜之後，這片黃土便成了你的殯宮，從此後呵！永遠永遠再看不見你的願影，再聽不見你音樂般的語聲！

雪下得更緊了，一片一片落到我的襟肩，一直融化到我心裏；我願雪把我深深地掩埋，深深地掩埋在這若干生命歸宿的墳裏。寒風吹着，雪花飛着，我像一座石膏人形一樣矗立在

這荒郊孤塚之前，我昂首向蒼白的天宇默禱；這時候我真覺空無所有，亦無所戀，生命的靈焰已漸漸地模糊，忘了母親，忘了一切愛我憐我同情我的朋友們。

正是我心神甯靜的如死去一樣的時候，蘆塘裏忽然飛出一對白鴿，落到一顆松樹上；我用哀憐的聲音告訴牠，告訴牠不要輕易洩漏了我這悲哀，給我的母親，和一切愛我憐我同情我的朋友們。

我遍體感到寒冷僵硬，有點抖戰了！那邊道上走過了一個銀鬚飄拂，道貌巍然的老和尚，一手執着傘，一手執着念珠，慢慢地到這邊來，我心裏忽然一酸，因為這和尚有幾分像我故鄉七十歲的老父。他已驚破我的沉寂，我知此地不可再久留，我用手指在雪罩了的石桌上寫了『我來了』三個字，我向墓再凝視一度，遂決然地離開這裏。

歸途上，我來時的足痕已被雪遮住。我空虛的心裏，忽然想起天辛在病榻上吟茵夢湖：『死時候呵！死時候，我只合獨葬荒丘！』

腸斷心碎淚成冰

如今已是午夜人靜，望望窗外，天上只有孤清一彎新月，地上白茫茫滿鋪的都是雪，爐中殘火已熄只剩了灰燼，屋裏又冷靜又陰森；這世界呵！是我腸斷心碎的世界；這時候呵！是我低泣哀號的時候。禁不住的我想到天辛，我又想把它移到了紙上。墨凍了我用熱淚融化，筆乾了我用熱淚溫潤，然而天呵！我的熱淚爲什麼不能救活塚中的枯骨，不能喚回逝去的英魂呢？這懦弱無情的淚有什麼用處？我真痛恨我自己，我真詛咒我自己。

這是兩年前的事了。出了德國醫院的天辛，忽然又病了，這次不是吐血，是急性盲腸炎。病狀很利害，三天工夫他瘦得成了一把枯骨，只是眼珠轉動，嘴唇開合，表明他還是一架有靈魂的軀殼。我不忍再見他，我見了他我只有落淚，他也不願再見我，他見了我他也是只有咽淚；命運既已這樣安排了，我們還能再說什麼，只靜待這黑的幕垂到地上時，他把靈魂交给了我，把軀殼交給了死！

星期三下午我去東交民巷看了他，便走了。那天下午蘭辛和靜弟送他到協和醫院，院中

人說要用手術割治，不然一兩天一定會死！那時靜弟也不在，他自己簽了字要醫院給他開刀，蘭辛當時曾阻止他，恐怕他這久病的身軀禁受不住，但是他還笑蘭辛胆小，決定後，他便被抬到解剖室去開肚。開刀後蘭辛告我，他精神很好，蘭辛問他：『要不要波微來看你？』他笑了笑說：『她願意來，來看看也好，不來也好，省得她又難過！』蘭辛當天打電話告我，起始他願我去看他，後來他又說：『你暫時不去也好，這時候他太疲倦虛弱了，禁不住再受刺激，過一兩天等天辛好些再去吧！省得見了面都難過，於病人不大好。』我自然知道他現在見了我是難過的，我遂決定不去了。但是我心裏總不平靜，像遺失了什麼東西一樣，從家裏又跑到紅樓去找晶清，她也伴着我在自修室裏轉，我們誰都未曾想到他是已經快死了，應該再在他未死前去看看他，到七點鐘我回了家，心更慌了，連晚飯都沒有吃便睡了。睡也睡不着，這時候我忽然熱烈的想去看他，見了他我告訴他我知道懺悔了，只要他能不死，我什麼都可以犧牲。心焦煩得像一個狂馬，我似乎無力控羈它了。朦朧中我看見天辛穿着一套玄色西裝，繫着大紅領結，右手拿着一枝梅花，含笑立在我面前，我叫了一聲他的名字便醒了，原來是一夢。這時候夜已深了，揭開帳帷，看見月亮正照射在壁上一張祈禱

的圖上，現得陰森可怕極了，擰亮了電燈看看錶正是兩點鐘，我不能睡了，我真想跑到醫院去看看他到底怎麼樣？但是這三更半夜，在人們都睡熟的時候，我黑夜裏怎能去看他呢！勉強想平靜下自己汹涌的心情，然而不可能，在屋裏走來走去，也不知想什麼？最後跪在床邊哭了，我把兩臂向床裏伸開，頭埋在床上，我哽咽着低低地喚着母親！

我一點都未想到這時候，是天辛的靈魂最後來向我告別的時候，也是他二十九年的生命之火最後閃爍的時候，也是他四五年中刻骨的相思最後完結的時候，也是他一生苦痛煩惱最後撒手的時候。我們這四五年來被玩弄，被宰割，被蹂躪的命運醒來原來是一夢，只是這拈花微笑的一夢呵！

自從這一夜後，我另闢了一個天地，這個天地中是充滿了極美麗，極悲悽，極幽靜，極哀婉的空虛。

翌晨八時，到學校給蘭辛打電話未通，我在白屋的靜寂中焦急着，似乎等着一個消息的來臨。

十二點半鐘，白屋的門碰的一聲開了！進來的是誰呢？是從未曾來過我學校的晶清。她

慘白的臉色，緊嚼着下唇，抖顫的聲音都令我驚奇！半天才說出一句話是：「菊姐有要事，請你去她那裏。」我問她什麼事，她又不痛快的告訴我，她只說：「你去好了，去了自然知道。」午飯已開到桌上，我讓她吃飯，她恨極了，催促我馬上就走；那時我也奇怪爲什麼那樣從容？昏亂中上了車，心跳得利害，頭似乎要炸裂！到了西河沿我回過頭來問晶清：「你告我實話，是不是天辛死了！」我是如何的希望她對我這話加以校正，那知我一點回應都未得到，再看她時，她弱小的身軀蟠伏在車上，頭埋在圍巾裏。一陣一陣風沙吹到我臉上，我暈了！到了騎河樓，晶清扶我下了車，走到菊姐門前，菊姐已迎出來，菊姐後面是雲弟，菊姐見了我馬上跑過來抱住我叫了一聲「珠妹！」這時我已經證明天辛真的是死了，我撲到菊姐懷裏叫了聲「姊姊」便暈厥過去了。經她們再三的喊叫和救治，才慢慢醒來，睜開眼看見屋裏的人和東西時，我想起來天辛是真死了！這時我才放聲大哭。他們自然也是一樣咽着淚，流着淚！窗外的風虎虎的吹着，我們都腸斷心碎的哀泣着。

這時候又來了幾位天辛的朋友，他們說五點鐘入殮，黃昏時須要把棺材送到廟裏去；時候已快到，要去醫院要早點去。我到了協和醫院，一進接待室，便看見靜弟，他看見我進來

時，他跑到我身邊站着哽咽的哭了！我不知說什麼好，也不知該怎麼樣哭？號啕呢還是低泣，我只側身望着豫王府富麗的建築而發呆！坐在這裏很久，他們總不讓我進去看；後來雲弟來告我，說醫院想留天辛的屍體解剖，他們已回絕了，過一會便可進去看。

在這時候，我便請晶清同我到天辛住的地方，收拾我們的信件。踏進他的房子，我急跑了幾步倒在他床上，回顧一週什物依然，三天前我來時他還睡在床上，誰能想到三天後我來這裏收檢他的遺物。記得那天黃昏我在床前喂他橘汁，他還能微笑的說聲：『謝謝你！』如今一切依然，微笑尙似恍如目前，然而他們都說他已經是死了，我只盼他也許是睡吧！我真不能睜眼，這房裏處處都似乎現着他的影子，我在零亂的什物中，一片一片撕碎這顆心！

晶清再三催我，我從床上扎掙起來，開了他的抽屜，裏面已經清理好了，一束一束都是我寄給他的信，另外有一封是他得病那晚寫給我的，內容口吻都是遺書的語調，這封信的力量，才造成了我的這一生，這永久在懺悔哀痛中的一生。這封信我看完後，除了悲痛外，我更下了一個毀滅過去的決心，從此我才能將碎心捧獻給憂傷而死的天辛。還有一封是寄給蘭辛菊姐雲弟的，寥寥數語，大意是說他又病了，怕這幾日不能再見他們的話。讀完後，我遍

體如浸入冰湖，從指尖一直冷到心裏，扶着桌子撫弄着這些信件而流淚！晶清在傍邊再三讓我鎮靜，要我勉強按壓着悲哀，還要扎掙着去看他的屍體。

臨走，晶清扶着我，走出了房門，我回頭又仔細望望，我願我的淚落在這門前留一個很深的痕迹。這塊地是他碎心埋情的地方。這裏深深陷進去的，便是這宇宙中，天長地久永深的缺陷。

回到豫王府，殮衣已預備好，他們領我到冰室去看他。轉了幾個彎便到了，一推門一股冷氣迎面撲來，我打了一個寒戰！一塊白色的木板上，放着他已僵冷的屍體，遍身都用白布裹着，鼻耳口都塞着棉花。我急走了幾步到他的屍前菊姐在後面拉住我，還是雲弟說：『不要緊，你讓她看好了。』他面目無大變，只是如臘一樣慘白，右眼閉了，左眼還微睜着看我。我撫着他的屍體默禱，求他瞑目而終，世界上我知道他再沒有什麼要求和願望了。我仔細的看他的屍體，看他慘白的嘴唇，看他無光而開展的左眼最後我又注視他左手食指上的象牙戒指；這時候，我的心似乎和沙樂美得到了先知約翰的頭顱一樣。我一直極莊嚴神肅的站着，其他的人也是都靜悄悄的低頭站在後面，宇宙這時是極寂靜極美麗極慘淡極悲哀！

夢回寂寂殘燈後

我真願在天辛屍前多逗留一會，細細的默誌他最後的容顏。我看看他，我又低頭想想，想在他憔悴蒼白的臉上，尋覓他二十餘年在人間刻劃下的殘痕。誰也不知他深夜怎樣展轉哀號的死去，死時是清醒，還是昏迷？誰也不知他最後怎樣咽下那不忍不願停息的呼吸？誰也不知他臨死還有什麼囑託和言語？他悄悄地在這冷森黯淡的病室中，只有淺綠的燈光，蒼白的粉壁，聽見他最後的呻吟，看見他和死神最後戰鬥的扎掙。

當我凝視他時，我想起前一星期在夜的深林中，他抖顫的說：「我是生於孤零，死於孤零。」如今他的屍骸周圍雖然圍了不少哀悼涕泣的人，但是他何嘗需要這些呢！即是我這顆心的祭獻，在此時只是我自己懺悔的表示，對於魂去渺茫的他又有何補益？記得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由滬去廣州的船上，有一封信說到我的矛盾，是：

你中秋前一日的信，我於上船前一日接到。此信你說可以做我惟一知己的朋友。前於此的一信又說我們可以作以事業度過這一生的同志。你只會答覆人家不需要的答覆，你只

會與人家訂不需要的約束。

你明白的告訴我之後，我並不感到這消息的突兀，我只覺心中萬分悽愴！我一邊難過的是：世上只有吮血的人們是反對我們的，何以我惟一敬愛的人也不能同情於我們？我一邊又替我自己難過，我已將一個心整個交給伊，何以事業上又不能使伊順意？我是有兩個世界的：一個世界一切都是屬於你的，我是連靈魂都永禁的俘虜；在另一個世界裏，我是不屬於你，更不屬於我自己，我只是歷史使命的走卒。假使我要為自己打算，我可以去做祿蠹了，你不是也不希望我這樣做嗎？你不滿意於我的事業，但却萬分懇切的勸勉我努力此種事業；讓我再不憶起你讓步於吮血世界的結論，只悠久的欽佩你犧牲自己而鼓舞別人的義俠精神！

我何嘗不知道：我是南北漂零，生活日在風波之中，我何忍使你同入此不安之狀態；所以我決定：你的所願，我將赴湯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願，我將赴湯蹈火以阻之。不能這樣，我怎能說是愛你！從此我決心為我的事業奮鬥，就這樣飄零孤獨度此一生，人生數十寒暑，死期忽忽即至，奚必堅執情感以為是。你不要以為對不起我，更不

要爲我傷心。

這些你都不要奇怪，我們是希望海上沒有浪的，它應當平靜如鏡；可是我們又怎能使海上無浪？從此我已是傀儡生命了，爲了你死，亦可以爲了你生，你不能爲了這樣可傲慢一切的情形而愉快嗎？我希望你從此愉快，但凡你能愉快，這世上是沒有什麼可使我悲哀了！

寫到這裏，我望望海水，海水是那樣的平靜。好吧，我們互相遵守這些，去建築一個富麗輝煌的生命，不管他生也好，死也好。

這雖然是六個月前的信，但是他的環境和他的意念是不允許他自由的，結果他在六個月後走上他最後的路，他真的在一個深夜悄悄地死去了。

唉！辛！到如今我才認識你這顆迂迴宛轉的心，然而你爲什麼不扎掙着去殉你的事業，做一個轟轟烈烈的英雄，你却柔情千縷，吐絲自縛，遺我以餘憾長恨在這漠漠荒沙的人間呢？這豈是你所願？這豈是我所願嗎？當我佇立在你的面前千喚不應時候，你不懊悔嗎？在這一刹那，我感到宇宙的空寂，這空寂永遠包裹了我的生命；也許這在我以後的生命中，是

一種平靜空虛的愉快。辛！你是爲了完成我這種愉快才毅然的離開我，離開這人間嗎？我細細默記他的遺容，我想解答這些疑問，因之，我反而不怎樣悲痛了。

終於我要離開他，一步一回首我望着陳列的屍體，咽下許多不能敘說的憂愁。裝殮好後，我本想到棺前看看他，不知誰不贊成的阻止了，我也沒有十分固執的去。

我們從醫院前門繞到後門，看見門口停着一付白木棺，傍邊站滿了北京那些穿團花綠衫的槓夫；我這時的難過真不能形容了，這幾步遠的一付棺材內，裝着的是人天隔絕的我的朋友，從此後連那可以細認的屍體都不能再見了；只有從記憶中心衣底浮出夢裏拈花含笑的他，醒後屍體橫陳的他。

許多朋友親戚都立在他棺前，我和菊姐遠遠的倚着牆，一直望着他白木棺材上，罩了一塊紅花綠底的繡幕，八個穿團花綠衫的槓夫抬起來，我才和菊姐雇好車送他到法華寺。這已是黃昏時候，他的棺材一步一步經過了許多鬧市，出了哈德門向法華寺去。幾天前這條道上，我曾伴着他在夕陽時候來此散步，誰也想不到幾天後，我伴着他的棺材，又走這一條路。我望着那抬着的棺材，我一點也不相信這裏面裝着的便是我心中最畏避而終不能逃脫的

「死」！

到了法華寺，雲弟伴我們走進了佛堂，稍待又讓我們到了一間黯淡的僧房裏休息。菊姐和晶清兩個人扶着我，我在這間幽暗的僧房裏低低的啜泣，聽見外面槓夫安置棺材的動作和聲音時，我心一片一片碎了！辛！從此後你孤魂寂寞，飄遊在這古廟深林，也還記得繁華的人間和一切繫念你的人嗎？

一陣陣風從紙窗縫裏吹進，把佛龕前的神燈吹得搖幌不定，我的隻影蜷伏在黑暗的牆角，戰慄的身體包裹着戰慄的心。晶清緊緊握着我冰冷的手，她悄悄地咽着淚，夕陽正照着淡黃的神幔。有十五分鐘光景，靜弟進來請我出去，我和晶清菊姐走到院裏時，迎面看見天辛的兩個朋友，他們都用哀憐的目光投射着我。走到一間小屋子的門口，他的棺材停放在裏面，前面放着一張方棹，掛着一幅白布藍花的棹裙，燃着兩枝紅燭，一個銅爐中繚繞着香煙。我是走到他靈前了，我該怎樣呢！我聽見靜弟哭着喚「哥哥」時，我也不自禁的隨着他號啕痛哭！唉！這一座古廟裏佈滿了愁雲慘霧。

黑暗的幕漸漸低垂，菊姐向晶清說：「天晚了我們該回去了。」我聽見時更覺傷心，日

落了，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隨着沉落在一個永久不醒的夢裏；今夜月兒照臨到這世界時，
辛！你只剩了一棺橫陳，今夜月兒照臨在我身上時，我只覺十年前塵恍如一夢。

靜弟送我們到門前，他含淚哽咽着向我們致謝！這時晶清和菊姐都低着頭擦淚！我猛抬頭看見門外一片松林，晚霞照的鮮紅，松林裏現露出幾個凸堆的墳頭。我呆呆地望着。上帝呵！誰也想不到我能以這一幅淒涼悲壯的境地，作了我此後生命的背景。我指着向晶清說：「你看！」她自然知道我的意思，她撫着我肩說：『現在你可以謝謝上帝！』

我聽見她這句話，似乎得了一種暗示的驚覺，我的悲痛不能再忍了，我靠在一顆松樹上望着這晚霞松林，放聲痛哭！辛！你到這時該懺悔吧！太忍心了，也太殘酷了，你最後賜給我這樣悲慘的境象，這樣悲慘的景象，深印在我柔弱嫩小的心上；數年來冰雪友誼，到如今只博得隱恨千古，撫棺哀哭！辛！你爲什麼不流血沙場而死，你爲什麼不瘦斃獄中而死？却偏要含笑陳屍在玫瑰叢中，任刺針透進了你的心，任鮮血淹埋了你的身，站在你屍前哀悼痛哭你的，不是全國的民衆，却是一個別有懷抱，負你深愛的人。辛！你不追悔嗎？爲了一個幻夢的追逐捕獲，你遺棄不顧那另一世界的建設毀滅，輕輕地將生命迅速的結束，在你事業

尙未成功的時候。到如今，只有詛咒我自己，我是應負重重罪戾對於你的家庭和社會。我抱恨怕我縱有千點淚，也抵不了你一滴血，我用什麼才能學識來完成你未竟的事業呢！更何忍再說到我們自己心裏的痕迹和環境一切的牽繫！

我不解你那時柔情似水，爲什麼不能溫暖了我心如鐵？

在日落後暮雲蒼茫的歸途上，我彷彿是上了車，以後一切知覺便昏迷了。思潮和悲情暫時得能休息，恍惚中是想在縹渺的路上去追喚逝去的前塵呢！這時候我魂去了，只留下一付蒼白的面靨和未冷的軀殼臥在菊姐的床上，牀前站滿了我的和辛的朋友還有醫生。

這時已午夜三點多鐘，冷月正照着紙窗。我醒了，睜開眼看見我是在菊姐牀上，一盞殘燈黯然的對着我；床四周靜悄悄站了許多人，他們見我睜開眼都一齊嚷道：『醒了！醒了！』我終於醒了！我遂在這醒了聲中，投入到另一個幽靜，冷寞，孤寂，悲哀的世界裏。

母親

母親！這是我離開你，第五次度中秋，在這異鄉——在這怒人的異鄉。

我不忍告訴你，我淒酸獨立在枯池旁的心境，我更不忍問你團圓宴上偷嚙清淚的情況。

我深深地知道：繫念着漂泊天涯的我，只有母親；然而同時感到淒楚黯然，對月揮淚，夢魂猶喚母親的，也只有你的女兒！

節前許久未接到你的信，我知道你並未忘記中秋；你不寫的緣故，我知道了，只爲了規避你心幕底的悲哀。月兒的清光，揭露了的，是我們枕上的淚痕；牠不能揭露的，確是我們一絲一縷的離恨！

我本不應將這淒楚的秋心寄給母親，重傷母親的心；但是與其這顆心懸在秋風吹黃的柳梢，沈在敗荷殘莖的湖心，最好還是寄給母親。假使我不願留這墨痕，在歸夢的枕上，我將輕輕地讀給母親。假使我怕別人聽到，我將折柳枝，蘸湖水，寫給月兒；請月兒在母親的眼裏映出這一片秋心。

挹清嫂很早告訴我，她說：

「媽媽這些時爲了你不在家怕談中秋，然而你的頑皮小姪女崑林，偏是天天牽着媽媽的衣角，盼到中秋。我正在愁着，當家宴團圓時，我如何安慰媽媽？更怎能安慰千里外凝眸故鄉的妹妹？我望着月兒一度一度圓，然而我們的家宴從未曾一次團圓。」

自從讀了這封信，我心裏就隱隱地種下恐怖，我怕到月圓，和母親一樣了。但是她已慢慢地來臨，縱然我不願撕月份牌，然而月兒已一天一天圓了！

十四的下午，我拿着一個月的薪水，由會計室出來，走到我辦公處時，我的淚已滴在那一捲鈔票上。母親！不是爲了我整天的工作，工資微少，不是爲了債主多，我的錢對付不了，不是爲了發的遲，不能買點異鄉月餅，獻給母親嚐嚐，博你一聲微笑。只因：爲了這一捲鈔票我才流落在北京，不能在故鄉！在母親的膝下，大嚼母親賜給的菓品。然而，我不是爲了錢離開母親，我更不是爲了錢棄故鄉。

你不是會這樣說嗎，母親！

「你是我的女兒，同時你也是上帝的女兒，爲了上帝你應該去愛別人，去幫助別人。去

罷！潛心探求你所不知道的，勤懇工作你所能盡力的。去罷！離開我，然而你却在上帝的懷裏。」

因之，我離開你漂泊到這裏。我整天的工作，當夜晚休息時，揭開帳門，看見你慈愛的像片時，我跪在地下，低低告訴你：

「媽媽！我一天又完了。然而我只有懺悔和慚愧！我沒有檢得什麼，同時我也未曾給人什麼？」

有時我勝利的微笑，有時我痛恨的大哭，但是我仍這樣工作，這樣每天告訴你。

這捲鈔票我如今非常愛惜，她會滴滿了我思親淚！但是我想到母親的叮嚀時，我很不安，我無願望着這重大的報酬。

因此，我更想着母親——我更對不起遙遠的山城裏，常默祝我盡職的母親！

※

※

※

※

十五那天早晨很早就醒了，然而我總不願起來；母親！你能猜到我了什麼嗎？

林家弟妹，都在院裏唱月兒圓，在他們歡呼高亢的歌聲裏，激蕩起我潛伏已久的心波，

揭現了心幕底沉默的悲哀。我悄悄地咽着淚，揭開帳門走下床來；打開我的頭髮，我一絲一絲理着，像整理煩亂一團的心絲。母親！我故意慢慢地遲延，兩點鐘過去了，我成功了的是很鬆亂的髻。

小弟弟走進來，給我看他的新衣裳，女僕走進來望着我拜節，我都付之一笑。這笑裏映出我小時候的情形，映出我們家裏今天的情形；母親！你們春風沉醉的團圓宴上，怎堪想想寄人籬下的遊子！

我想寫信，不能執筆，我想看書，不辨字跡，我想織手工，我想抄心經；但是都不能。我後來想拿下牆上的洞簫，把我這不寧的心緒吹出；不過既非深宵，又非月夜，那是吹簫的時節！後來我想最好是翻書箱，一件一件拿出，一本一本放回，這樣挨過了半天，到了午吃餐時候。

不曉的怎樣，在這裏住了一年的旅客，今天特別踟促起來，舉箸時，我的心顫跳得更利害；不知是否母親，你正在念着我？一杯紅灑灑的葡萄酒，放在我面前，我不能飲下去，我想家裏的團圓宴上少了我，這裏的團圓宴上却多了我。雖然人生旅途，到處是家，不過爲了

你，我才戀戀着故鄉；母懷是我永久倚憑的柱梁，也是我破碎靈魂，最終歸宿的墳墓。

母親！你原諒我罷！當我情感流露時，允許我說幾句我心裏要說的話，你不要迷信不吉祥而阻止，或者責怪我。

我吃飯時候，眼角邊看見爐香繞成個卍字，我忽然想到你跪在觀音面前燒香的樣子，你惟一禱告的一定是我在外邊『身體康健，一切平安！』母親！我已看見你龍鍾的身體，慈笑的面孔；這時候我連飯帶淚一塊兒咽下去。乾咳了一聲，他們都用憐憫的目光望我，我不由地低下頭，覺着臉有點燒了。母親！這是我很少見的羞澀。

林家妹妹，和崑林一樣大；她叫我『大姊姊』；今天吃飯時，我屢次偷看她；不曉得爲什麼因爲她，我又想起圍繞你膝下，安慰歡愉你的姪女。慚愧！你枉有偌大的女兒；母親，你枉有偌大的女兒！

吃完飯，晶清打電話約我去萬牲園。這是我第一次去看她們創造成功的學校；地址雖不大，然而結構確很別緻，雖不能及石駱馬大街富麗的紅樓，但似乎仍不失小家碧玉的居處。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了她們締造艱難的苦衷了！

清很淒清，因她本有幾分愁，如今又帶了幾分孝，在一顆垂柳下，轉出來低低喚了一聲「波微」時，我不禁笑了，笑她是這般嬌小！

我們聚集了八個人，八個人都是和我一樣離開了母親，和我一樣在萬里外漂泊；和我一樣壓着淒哀，強作歡笑地度這中秋節。

母親！她們家裏的母親，也和你想我一樣想着她們；她們也正如我般縈懷着母親。

我們漂零的遊子能湊合着在天涯一角底勉爲歡笑，然而你們做母親的，連湊合團聚，互談談你們心思的機會都沒有。因之，我想着母親們的悲哀一定比女孩兒們的深沈！

我們緣着傾斜亂石，搖搖欲墜的城牆走，枯乾一片，不見一株垂柳綠蔭。磚縫裏偶而有幾朵小紫花，也沒有西山上的那樣令人注目；我想着這世界已是被人拚棄了的。

一路走着，她們在前邊，我和清留在後邊。我們談了許多去年今日，去年此時的情景，並不曾令我怎樣悲悼，我只低低念着：

「驚節序，

歎沈浮，

穠華如夢水東流；

人間何事堪惆悵，

莫向橫塘問舊遊。」

走到西直門，我們才雇好車。這條路前幾月我曾走過，如今令我最惆悵的，便是找不到那二片翠綠的稻田，和那吹人醺醉的惠風；只感到一陣陣冷清。

進了門，清低低嘆了口氣，我問問『爲什麼事你歎息？』她沒有答應我。多少不相識的遊人從我身傍過去，我想着天涯漂泊者的滋味；沉默地站在橋頭。這時清握着我手說：

『想什麼？我已由萬里外歸來。』

母親！你當爲了她傷心，可憐她無父無母的孤兒，單身獨影漂泊在這北京城；如今歧路徘徊，她應該向那處去呢？縱然她已從萬里外歸來，我固然好友相逢，感到快愉。但是她呢？她只有對着黃昏晚霞，低低喚她死了的母親；只有望着皎月繁星灑幾點悲悼父親的酸淚！

※

※

※

※

猴子爲了食慾，做出種種媚人的把戲，欄外的人也用了極少的誘惑，逗着牠的動作；而

且在每人的臉上，都輕泛着一層勝利的微笑，似乎表示他們是聰明的人類。

我和清都感到茫然，到底怎樣是生存競爭的工具呢？當我們笑着小猴子的時候，我覺着似乎猴子也正在竊笑着我們。

她們許多人都回頭望着我們微笑，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瓊妹忍不住了。她說：

『你看梅花小鹿！』

我笑了，她們也笑了；清很注意的看着欄裏。瓊妹過去推她說：

『最好你進去陪着她，直到月圓時候。』

母親！梅花小鹿的故事，是今夏我坐在葡萄架下告訴過你的；當你想到時，一定要拿起你案上那隻泥做的梅花小鹿，看着她是否依然無恙；母親！這是我永遠留着牠伴着你的。

經過了眠鷗橋，一池清水裏，漂浮着幾個白鵝；我望着碧清的池水，感到四周圍的寂靜。我的心輕輕地跳了，在這樣死靜的小湖畔，我的心不知爲什麼反而這樣激蕩着？我尋着人們遺失了的，在我偶然來臨的路上；然而却失丟了我自己競守着的，在這偶然走過的道上。

在這小橋上，我凝望着兩岸無窮的垂柳。垂柳！你應該認識我，在萬千來往的遊人裏，

只有我是曾經用心的眼注視着你，這一片秋心，曾在你的綠蔭深處停留過。

天氣漸漸黯淡了，陽光慢慢叫雲幕罩了；我們踏着落葉，信步走向不知道的一片野地裏去。過了福香橋，我們在一個小湖邊的山石上坐着，清告訴我她在這裏的一段故事。

四個月前清瓊逸來到這裏。過了福香橋有一個小亭，似乎是從未叫人發現過的桃源。那時正是花開得十分鮮艷的時候，逸和瓊折下柳條和鮮花，給她編了一頂花冠，逸輕輕地加在她的頭上。晚霞笑了，這消息已由風兒送遍園林，許多花草樹林都垂頭朝賀她！

她們戀戀着不肯走，然而這頂花冠又不能帶出園去，只好仍請逸把牠懸在柳絲上。

歸來的那晚上就接到翠湖的凶耗！清走了的第二個禮拜，瓊和逸又來到這裏，那頂花冠依然懸在柳絲上，不過殘花敗柳，已憔悴得不忍再觀。這時她們猛覺得一種淒涼緊壓着，不禁對着這枯萎的花冠痛哭！不願她再受風雨的摧殘，拿下來把她埋在那個小亭畔；雖然這樣，但是她却造成一段綺艷的故事。

我要虔誠地謝謝上帝，清能由萬里外載着那深重的愁苦歸來，更能來到這裏重憑弔四月初的遺跡。在這中秋，我們能團集着；此時此景，縱然淒慘也可自豪自慰！

母親！我不願追想如煙如夢的過去，我更不願希望那荒渺未卜的將來，我只盡興盡情地快樂，讓幻空的繁華都在我笑容上消滅。

母親！我不敢欺騙你，如今我的生活確乎大大改變了，我不詛咒人生，我不悲歡人生，我只讓屬於我的一切事境都像閃電，都像流星。我時時刻刻這樣盼着！當箭放在弦上時，我已想到我的前途了。

我們由動物園走到植物園，經過許多殘莖枯荷的池塘，荒蕪落葉的小徑；這似我心湖一樣的澄淨死寂，這似我心湖邊岸一樣的枯樵荒涼。我在幽風堂前望着那一池枯塘，向韻姊說：

「你看那是我的心湖！」

她不能回答我，然而她却說：

「我應該向你說什麼？」

我深深地了解她的心，她的心是這般淒冷。不過在這樣舊境重逢時，她能不爲了過去的春光惆悵嗎？母親！她是那年你會鑑賞過她的大筆的；然而，她如椽的大筆，未必能寫盡她

心中的惆悵，因為她的愁恨是那樣深沉難測呵！

天氣陰沉地令人感着不快，每個人都低了頭幻想着自己心境中的夢鄉，偶然有幾句極勉強的應酬話，然而不久也在沉寂的空氣中消失了。

清似乎想起什麼一樣，站起身來領着我就走，她說：「我領你到個地方去看看。」

這條道上，沒有逢到一個人。緣道的鐵線上都曬着些枯乾的荷葉，我低着頭走了幾十步，猛抬頭看見巍峨高聳的四座塔形的墓。荒叢中走不過去，未能進去細看；我回頭望望四周的環境，我覺着不如陶然亭的寥闊而且淒靜，蕭森而且清爽。陶然亭的月亮，陶然亭的晚霞，陶然亭的池塘蘆花，都是特別為墳墓布置的美景，在這個地方埋葬幾個烈士或英雄，確是很適宜的地方。

母親！在陶然亭蘆葦池塘畔，我會照了一張獨立蒼茫的小像；當你看見它時，或許因為我愛的地方，你也愛它；我常常這樣希望着。

我們見了頽廢傾圮，荒榛沒際的四烈士墓，真覺爲了我們的先烈難過。萬牲園並不是荒野廢墟，實不當忍使我們的英雄遺骨，受這般冷森和淒涼！就是不爲了紀念先賢，也應該注

意怎樣點綴風景！我知道了，這或許便是中國內政的縮影罷！

隔岸有鮮紅的山查菓，夾着鮮紅的楓樹，望去像一片彩霞。我和清拂着柳絲慢慢走到月橋畔；這裏有一塊石頭，石頭下是一池碧清的流水；這塊石頭上，還刊着幾行小詩，是清四月間來此假寐過的。她是這樣處處留痕跡，我呢，我願我的痕跡，永遠留在我心上，默默地留在我心上。

我走到楓樹面前，樹上，樹下，紅葉鋪集着。遠望去像一條紅氈。我想檢一片留個紀念，但是我沒有那樣勇氣，未曾接觸它前，我已感到淒楚了。母親！我想到西湖紫雲洞口的楓葉，我想到西山碧雲寺裏的楓葉；我傷心，那一片片緋紅的葉子，都給我一樣的悲哀。

月兒今夜被厚雲遮着，出來時或許要到夜半，冷森淒寒這裏不能久留了；園內的遊人都已歸去，徘徊在暮雲暗淡的道上的只有我們。

遠遠望見西直門的城樓時，我想當城裏明燈輝煌，歡笑歌唱的時候，城外荒野尙有我們無家的燕子，在暮雲底飛去飛來。母親！你聽到時，也爲我們漂泊的遊兒傷心嗎？不過，怎堪再想，再想想可憐窮苦的同胞，除了懸樑投河，用死去辦理解決一切生活逼迫的問題

外，他們求如我們這般小姐們的呻吟而不可得。

這樣佳節，給富貴人作了點綴消遣時，貧寒人確作了勒索生命的符咒。

七點鐘回到學校，瓊和清去買紅玫瑰，芝和韻在那裏料理菓餅；我和俠坐在床沿上談話。她是我們最佩服的女英雄，她會遊遍江南山水，她會經過多少困苦；尤其令入心折的是她那嬌嫩的玉腕，能飛劍取馬上的頭顱！我望着她那英姿瀟灑的丰神，聽她由上古談到現今，由歐洲談到亞洲。

八時半，我們已團團坐在這天涯地角，東西南北湊合成的盛宴上。月兒被雲遮着，一層一層剛褪去，又飛來一塊一塊的絮雲遮上；我想執杯對月兒痛飲，但不能踐願，我只陪她們淺淺地飲了個酒底。

我只願今年今夜的明月照臨我，我不希望明年今夜的明月照臨我！假使今年此日月都不肯窺我，又那能知明年此日我能望月？在這模糊陰暗的夜裏，淒涼肅靜的夜裏，我已看見了此後的影事。母親！逃躲的，自然努力去逃躲，逃躲不了的，也只好靜待來臨。我想到這裏，我忽然興奮起來，我要快樂，我要及時行樂；就是這幾個人的團宴，明年此夜知道還

有誰在？是否煙消灰熄？是否風流雲散？

母親！這並不是不祥的讖語，我覺着過去的淒楚，早已這樣告訴我。

雖然陳列滿了珍饈，然而都是含着眼淚吃飯；在輕籠虹彩的兩顫上，隱隱現出兩道淚痕。月兒朦朧着，在這淒楚的筵上，不知是月兒愁，還是我們愁？

杯盤狼藉的宴上，已哭了不少的人；寶妹未終席便跑到床上哭了！母親！這般小女孩，除了母親的撫慰外，誰能解勸她們？瓊和秀都伏在床上痛哭！這謎揭穿後誰都是很默然地站在床前，清的兩行清淚，已悄悄地滴滿襟頭！她怕我難過，跑到院裏去了。我跟她出來時，忽然想到亡友，他在淒涼的墳墓裏，可知道人間今宵是月圓。

夜闌人靜時，一輪皎月姍姍地出來；我想着應該回到我的寓所去了。到門口已是深夜，悄悄的一輪明月照着我歸來。

月兒照了窗紗，照了我的頭髮，照了我的雪帳；這裏一切連我的靈魂 整個都浸在皎清如水的月光裏。我心裏像怒濤湧來似的淒酸，撲到床緣，雙膝跪在地下，我悄悄地哭了，在你的慈容前。

玉 薇

久已平靜的心波，又被這陣風雨，吹皺了幾圈纖細的銀浪，覺着窒息重壓的都是鄉愁。誰能毅然決然用輕快的剪刀，揮斷這自吐自縛的羅網呵！

昨天你會倚着窗默望着街上往來的車馬，有意無意地問我：

「波微！前些天你寄我那封信含蓄着什麼意思？」

我當時只笑了笑，你說了幾聲「神秘」就走了。今天我忽然想告你一切，大胆揭起這一角心幕給你看；只盼你不要譏笑，也不要驚奇。

在我未說到正文以前，先介紹你看一封信，這封信是節錄地抄給你：

「飛蛾撲火而殺身，青蠶作繭以自縛，此種現象，豈彼蟲物之靈知不足以見及危害？要亦造物網羅有一定不可衝破之數耳。物在此網羅之中，人亦在此網羅之中，雖大力掙扎亦不能脫。」

君謂「人之所倖倖而希望者，亦即我惴惴然而走避者」，實告君，我數年前即爲堅抱

此趨向之一人，然而信念自信念，事實則自循其道路，絕不與之相侔；結果，我所訕笑爲追求者固溺矣，卽我走避者，又何曾逃此藩籬？

世界以有生命而存在，我在其狂瀾驟夢之中，君亦在其狂瀾驟夢之中；吾人雖有時認得狂瀾驟夢，然所能者僅不過認識，實際命運則隨此輪機之旋轉，直至生命靜寂而後已。

吾人自有其意志，然此意志，乃絕無權處置其命運，宰制之者乃一物的世界。人苟勸我以憬悟，勿以世爲有可愛溺之者；我則願舉我之經驗以相告，須知世界絕不許吾人自由信奉其意志也。

我乃希望世人有超人，但却絕不信世上會有超人，世上只充滿庸衆。吾人雖或較認識宇宙；但終不脫此庸衆之範圍，又何必堅持違生命法則之獨見，以與宇宙抗？』

看完這封信，你不必追究內容是什麼？相信我是已經承認了這些話是經驗的事實的。

近來，大概只有兩個月吧！忽然覺得我自己的興趣改變了，經過許多的推測，我才敢斷定我，原來在不知什麼時候，我忽然愛戀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她是我的學生。

這自然是一種束縛，我們爲了名分地位的隔絕，我們的心情是愈壓伏愈興奮，愈冷淡愈熱烈；直到如今我都是在心幕底潛隱着，神魂裏繫念着。她棲息的園林，就是我徘徊繫繞的意境，也就是命運安排好的囚籠。兩月來我是這樣沉默着抱了這顆迂迴的心，求她的收容。在理我應該反抗，但我決不去反抗，縱然我有力燬碎，有一切的勇力去搏鬥，我也不去那樣做。假如這意境是個樂園，我願作個幸福的主人，假如這意境是囚籠，我願作那可憐的俘虜。

我確是感到一種意念的疲倦了。當桂花的黃金小瓣落滿了雪白的桌布，四散着清澈的濃香，窗外橫抹着半天紅霞時；我每每沉思到她那冷靜高潔的丰韻。朋友！我心是這樣癡，當秋風吹着枯黃的落葉在地上旋舞，枝上的小鳥悼傷失去的綠蔭時，我心淒酸的欲流下淚來；但這時偶然聽見她一聲笑語，我的神經像在荒沙絕漠尋見綠洲一樣的欣慰！

我們中間的隔膜，像竹籬掩映着深密芬馥的花朵，像浮雲遮蔽着幽靜皎潔的月光，像坐在山崖上默望着燦爛的星輝，聽深澗流水，疑惑是月娥環珮聲似的那樣令人神思而夢遊。這都是她賜給我的，惟其是說不出，寫不出的情境，纔是人生的甜蜜，藝術的精深呢！

我們天天見面，然而我們都不說什麼話，只彼此默默地望一望，嘗試了這種神祕隱約的力的驅使，我可以告訴你，似在月下輕彈琵琶的少女般那樣幽靜，似深夜舍枚急驅的戰士般那樣渺茫，似月下踏着紅葉，輕叩寺門的老僧那樣神遠而深沉。但是除了我自己，絕沒有人相信我這燉情絕義的人，會爲了她使我像星星火焰，燒遍了原野似的不可撲滅。

有一天下午，她輕輕推開門站在我的身後，低了頭編織她手中的絨繩，一點都沒有驚動我；我正在低頭寫我的日記，恰巧我正寫着她的名字。她輕輕地叫了一聲，我抬起頭來從鏡子裏看見她，那時我的臉紅了！半晌才說了一句不干緊要的話敷衍下去；坦白天真的她，何曾知道我這樣跼促可憐。

我只好保留着心中的神祕，不問牠銀濤雪浪怎樣淹沒我，相信那裏準有個心在——那裏準有個海在。

寫到這裏我上課去了。吃完飯娜君送來你的信，我欽佩你那超越世界繫縛的孤渺心懷，更現出你是如何的高潔偉大，我是如何的沉戀渺小呵！最後你因爲朋友病了，戰爭阻了你的歸途，你萬分詛恨和惆悵！誠然，因爲人類才踏壞了晶潔神祕的原始大地，留下這疎散的鴻

爪；因爲人類才廢墟變成宮殿，宮殿又變成丘陵；因爲人類才竭血枯骨，搜去大部分的生命，裝璜一部分的光榮。

我們只愛着這世界，並不願把整個世界供我支配與踐踏。我們也願意戴上銀盔，騎上駿馬，馳騁於高爽的秋郊，馬前有獻花的村女，四周有致敬的農夫；但是何忍白玉杯裏酌滿了鮮血，旗麾下支滿了枯骨呢？自然，我們永遠是柔弱的女孩，不是勇武的英雄。

這幾夜月兒皎瑩，心情也異常平靜。心幕上掩映着的是秋月，沙場，凝血，屍骸；要不然就是明燈綠幃下一個琴台上沉思的情影。玉薇！前者何悲壯，後者何清怨？

露 沙

昨夜我不知爲了什麼，繞着迴廊走來走去的踱着，雲幕遮蔽了月兒的皎鑿，就連小星的微笑也看不見，寂靜中我只渺茫的瞻望着黑暗的遠道，毫無意志地癡想着。

算命的鼓兒，聲聲顫蕩着，敲破了深巷的沉靜。我靠着欄杆想到往事，想到一個充滿詩香的黃昏，悲歌慷慨的我們。

記得，古蒼的虬松，垂着長鬚，在晚風中：對對暮鴉從我們頭上飛過，急箭般隱入了深林。在平坦的道上，你慢慢地走着，忽然停步握緊了我手說：

『波微！只有這層土上，這些落葉裏，這個時候，一切是屬於我們的。』

我沒有說什麼，檢了一片鮮紅的楓葉，低頭夾在書裏。當我們默然穿過了深秋的松林時，我慢走了幾步，留在後面，望着你雙聳的瘦肩，急促的步履，似乎告訴我你肩上所負心裏隱存的那些重壓。

走到水榭荷花池畔，坐在一塊青石上，抬頭望着蔚藍的天空；水榭紅柱映在池中，蜿蜒

着像幾條飛舞的遊龍。雲雀在枝上叫着，將睡了的秋蟬，也引得啾啾起來。白鵝把血紅的嘴，黑漆的眼珠，都曲頸藏在雪絨的翅底；鴛鴦激蕩着水花，昂首游泳着。那翠綠色的木欄，是聰明的人類巧設下的藩籬。

這時我已有點醺醉，看你時，目注着石上的蒼苔，眼裏轉動着一種神祕的訕笑，猜不透是詛咒，還是讚美！你慢慢由石上站起，我也跟着你毫無目的地走去。到了空曠的社稷壇，你比較有點勇氣了，提着裙子昂然踏上那白玉台階時，臉上輕浮着女王似的嬌傲尊貴，晚風似侍女天鵝的羽扇，拂着溫馨的和風，嫵媚的圍繞着你。望西方蔭深的森林，烟雲冉冉，樹葉交織間，露出一角靜悄悄重鎖的宮殿。

我們依偎着，天邊的晚霞，似紗帷中掩映着少女的桃顛，又像愛人手裏抱着的一束玫瑰。漸漸的淡了，漸漸的淡了，只現出幾道青紫的臥虹，這一片縹緲暮雲中，有詩情也有畫景。

遠遠的軍樂，奏着鬱迴悲壯之曲，你輕踏着蠻靴，高唱起『古從軍』曲來，我雖然想笑你的狂態浪漫，但一經沉思，頓覺一股冰天的寒風，吹散了我心頭的餘熱。無聊中我繞着壇邊，默數上邊刊着的青石，你忽然轉頭向我說：

「人生聚散無常，轉眼漂泊南北，回想到現在，真是千載難遇的良會，我們努力快樂現在罷！」

當時我凄楚的說不出什麼；就是現在我也是同樣的說不出什麼，我想將來重翻起很厚的歷史，大概也是說不出什麼。

往事只堪追憶，一切固然是消失地逃逸了。但我們在這深夜想到時，過去總不是概歸空寂的，你假如能想到今夜天涯淪落的波微，你就能想到往日浪漫的遺迹。但是有時我不敢想，不願想，月月的花兒開滿了我的園裏，夜夜的銀輝，照着我的窗幃，牠們是那樣萬古不變。我呢！時時在上帝的機輪下迴旋，令我留戀的不能駐停片刻，令我恐懼的又重重實現。露沙！從前我想着盼着的，現在都使我感到失望了！

自你走後，白屋的空氣沉寂的像淡月淒風下的荒塚，我似暗谷深林裏往來飄忽的幽靈；這時才感到從前認為淒絕冷落的談話，放浪狂妄的舉動，現在都化作了幸福的安慰，愉快的興奮。在這長期的沉寂中，屢次我想去信問候你的近況，但慵懶的我，擱筆直到如今。上次在京漢路中讀完前塵，想到你向我索感的信，就想寫信，這次確是能在你盼望中遞到你手

裏了。

讀了最近寫的信。知你柔情萬縷中，依稀仍珍藏着一點不甘雌伏的雄心，果能如此，我覺十分欣喜！原知宇宙網羅，有時在無意中無端的受了繫縛；雲中翱翔的小鳥，獵人要射擊時，誰能預防，誰能逃脫呢！愛情的陷人也是這樣。

你我無端邂逅，無端結交，上帝的安排，有時原覺多事，我於是常奢望着你，在錦帷幃中，較量柴米油鹽之外，要承繼着從前的希望，努力作未完的事業；因之，不憚煩囂，在香夢朦朧時，我常督促你的警醒。不過，一個人由青山碧水到了崎嶇荆棘的路上，由崎嶇荆棘又進了柳暗花明的村莊，已感到人世的疲倦，在這期內，澈悟了的自然又是一種人生。

在學校時，我見你激昂慷慨的態度，我曾和婉說你是『女兒英雄』，有時我逢見你和宗堯在公園茅亭裏大嚼時，我曾和婉說你是『名士風流』，想到扶桑餘影，當你握着利如寶劍的筆鋒，鋪着雲霞天樣的素紙，立在萬丈峯頭，俯望着千仞飛瀑的華嚴瀧，凝思神往的時候，原也會獨立蒼茫，對着眼底河山，吹彈出雄壯的悲歌；會幾何時，櫛風沐雨的蒼松，化作了醉醺陽光的薔薇。

但一想到中國婦女界的消沉，我們懦弱的肩上，不得不負一種先覺覺人的精神，指導奮鬥的責任，那末，露沙呵！我願你爲了大多數的同胞努力創造未來的光榮，不要爲了私情而拋棄一切。

我自然還是那樣屏絕外緣，自謀清淨，雖竭力規避塵世，但也不見得不墜落人間；將來我計劃着有兩條路走，現暫不告訴你，你猜想一下如何？

從前我常笑你那句『我一生遊戲人間，想不到人間反遊戲了我。』如今纔領略了這種含滿了血淚的訴述。我正在解脫着一種繫縛，結果雖不可預知，但情景之悲慘，已揭露了大半，暗示了我悠遠的恐懼。不過，露沙！我已經在心田上生根的信念，是此身雖朽，而此志不變的；我的血脈沒有停止，我和情感的決鬥沒有了結，自知誤已誤人，但愚頑的我，已對我靈魂宣誓過這樣去做。

小蘋

五月九號的夜裏，我由暈迷的病中醒來，翻身向窗低低地叫你；那時我辨不清是些誰們，總有三四個人圍攏來，用驚喜的目光看着我。當時，並未感到你不在，只覺着我的呼聲發出後，回應只渺茫地歸於沉寂。

十號清晨，夜夢歸來，紅霞映着朝日的光輝，穿透碧紗窗幃射到我的臉上，感到溫暖的舒適；芷給我煎了藥拿進來時，我問她「小蘋呢？」她踟躕了半天，才由抽屜裏拿出一封信給我。拆開看完，才知道你已經在七號的夜裏，離開北京——離開我走了。

當時我並未感到什麼，只抬起頭望着芷笑了笑。吃完藥，她給我掩好絨單，向我耳畔低低說：「你好好靜養，下課後我來伴你，晚上新月社演戲，我不願意去了。你睡罷，醒來時我就坐在你床邊了。」她輕拿上書，披上圍巾，向我笑了笑，掩上門出去了。

她走後不到十分鐘，這小屋沉寂地像深夜墟墓般陰森，耳畔手錶的聲音，因為靜默了，彷彿如塔尖銀鐘那樣清悠，雪白的帳子，被微風飄拂着似乎在動，這時感到宇宙的空寂，感

到四周的凄靜，一種冷澀的威嚴，逼得我蜷伏在病榻上低低地哭了！沒有母親的撫愛，也無朋友的慰藉，無聊中我想到小時候，懷中抱着的貓奴，和足底跳躍的小狗，但現在我也無權求牠們來解慰我。

水波上無意中飄遊的浮萍，逢到零落的花瓣，剎那間聚了，剎那間散了，本不必感離情的淒惘；況且我們在這空虛無一物可取的人間，曾於最短時間內，展開了心幕，當春殘花落，星爛月明的時候，我們手相攜，頭相依，在天涯一角，同聲低訴着自己的命運而悽楚呢！只有我們聽懂孤雁的哀鳴，只有我們聽懂夜鸞的悲歌，也只有你了解我，我知道你。

自從你由學校辭職，來到我這裏後，纔能在夜深聯床，低語往事中，了解了你在世界上的可憐和空虛。原來你縱有明媚的故鄉，不能歸去，雖有完滿的家庭，也不能駐棲；此後萍蹤浪跡，漂泊何處，小蘋！我爲你感到了地球之冷酷。

你窈窕的情影，雖像晚霞一樣，漸漸模糊地隱退了，但是使我想着的，依然不能忘掉；使我感着永久隱痛的，更是因你走後，纔感到深沉。記得你來我處那天，搬進你那簡單的行裝，隨後你向我慘慘地一笑！說：「波微！此後我向那裏去呢？」就是那天夜裏，我由夢中

醒來，依稀聽到你在啜泣，我問你時，你硬賴我是做夢。

一個黃昏，我已經病在床上兩天了，不住地呻吟着，你低着頭在地下轉來轉去地踱着，自然，不幸的你更加心情雜亂，神思不定爲了我的病。當時我尋不出一話句相當的來解慰你，解慰自己，只覺着一顆心，漸漸感到寒顫，感到冷寂。『蘋！我不敢想下去了，我感到的，自然你更覺得深刻些。所以，我病了後，我常顧慮着，心頭的淒酸，眉峯的鬱結，怕憔悴瘦削的你肩載不起。』

但真未想到你未到天津，就病在路上！

你現在究竟要到那裏去？

從前我相信地球上只有母親的愛是真愛，是純潔而不求代價的愛，愛自己的兒女，同時也愛別人的兒女。如今，我才發現了人類的偏狹，忌恨，慘殺毒害了別人的兒女，始可爲自己的兒女們謀到福利，表示篤愛。可憐的蘋！因之，你帶着由繼母臂下逃逸的小弟弟，向着無窮遙遠，陌生無親的世界中，掙扎着去危機四伏的人海中漂流去了。上帝呵！你保佑他們，一對孤苦無人憐的姊弟們到那裏去？

有時我在病榻上躍起來大呼着：『不如意的世界要我們自己的力量去粉碎！』自然生命一日不停止，我們鬥的奮不能休息。但有時，我又懦弱的想到死，爲遠避這些煩惱痛苦，渴望着一個如意的解決。不過，你爲了扶植弱小的弟弟，尙且不忍以死卸責，我有年高的雙親，自然不能在他們的撫愛下自求解脫。爲了別人犧牲自己，也是上帝的聰明，令人們一個緊戀着不能自由的好處。

你相信人是不可以加以愛憐的，你在無意中寫捨了的，常使別人在靈魂中永遠浸沒着不忘。我自你走了之後，夢中常縈繞着你那幽靜的豐神，不管黃昏或深宵，你憔悴的情影，總是飄浮在眼底。有時由恐怖之夢中醒來，我常喊着你的名字，希望你答應我，或即刻遞給我一杯茶水，但遭了無聲息的拒絕後，纔知道你已拋棄下我走了。這種變態的情形，不願說我是愛你，我是正在病床上僵臥着想你能！不知夜深人靜，你在漂泊的船上，也依稀憶到恍如夢境般，有個會被你拋棄的朋友。

我的病現已漸好，她們說再有兩禮拜可以出門了。我也樂得在此密織神祕的病神網底，如疲倦的旅客，倚伏在綠蔭下求暫時的憩息。昨天我已能扶着床走幾步了，等她們走了不監

視我時，我還偷偷給母親寫了幾個字，我騙她說我忙得很，所以這許久未寫信給她；但至今我還擔心着，因為母親看見我傾斜顛倒的字迹，或者要疑心呢！

前一禮拜，天辛來看我，他說不久要離開北京，爲了一個心的平靜，那個心應當悄悄地走了。今天清晨我接到他由天津寄我的一張畫，是一片森林夾着一道清溪，樹上都鋪着一層雪，森林後是一抹紅霞，照着雪地，照着森林。後面寫着：

I have cast the world

And think me as nothing

Yet I feel cold on snow-falling day

Anc happy on flower day

※

※

※

※

我常盼我的隱恨，能如水晶屏一樣，令人清白了然；或者像一枝紅燭，搖曳在晦暗的幕底，使人感到光亮，這種自己不幸，同時又令別人不幸的事，使我憤怒詛咒上帝之不仁至永久，至無窮。

病以後，我大概可以變了性情，你也不必念到我，相信我是始終至死，不燬滅我的信仰，將來命運的悲愴，已是難免的災患，好吧！我已經靜靜地等候着有那麼一天，我閉着眼睛聽一個瑪瑙杯碎在岩石上的聲音。

今天是星期一，她們都很忙，所以我能寫這樣長信，從上午九點，寫到下午三點，分了幾次寫，自然是前後雜亂，顛倒無章，你當然只要知道我在天之涯，尚健全地能揮毫如意地寫信給你，已感到欣慰了吧！

這次看到西湖時，還憶得仙霞嶺檢紅葉的人嗎？

梅 隱

五年前冬天的一個黃昏，我和你聯步徘徊於暮雲蒼茫的北河沿，拂着敗柳，踏着枯葉，尋覓梅園。那時羣英宴間，會和你共沐着光明的餘輝，靜聽些大英雄好男兒的偉論。昨天我由醫院出來，繞道去孔德學校看朋友，北河沿敗柳依然，梅園主人固然顛沛在東南當革命健兒，但是我們當時那些大英雄好男兒却有多半是流離漂泊，志氣頹喪，事業無成呢！

誰也想不到五年後，我由煩雜的心境中，檢尋出這樣一段回憶，時間一天一天地飛掠，童年的興趣，都在朝霞暮雲中慢慢地消失，只剩下青年皎月是照了過去，又照現在，照着海外的你，也照着祖國的我。

今晨睡眼朦朧中，你廿六號的信遞到我病榻上來了。拆開時，粉色的紙包掉下來，展開溫香撲鼻，淡綠的水仙瓣上，傳來了你一縷縷遠道的愛意。梅隱！我欣喜中，含淚微笑輕輕吻着她，閉目凝思五年未見，海外漂泊的你。

你真的決定明春歸來嗎？我應用什麼表示我的歡迎呢？別時同流的酸淚，歸來化作了冷

漠的微笑；別時清碧的心泉，歸來變成了枯竭的沙灘；別時鮮豔的花蕾，歸來是落花般迎風撕碎！何處重擷童年紅花，何時重攝青春皎顏？揮淚向那太虛，噓氣望着碧空，朋友！什麼都逝去了，只有生之輪默默地轉着衰老，轉着死亡而已。

前幾天皇姊由 *Sumatra* 來信，她對我上次勸她歸國的意見有點容納了，你明春可以繞道去接她回來，省的叫許多朋友都念着她的孤單。她說：

『在我決志漂泊的長途，現在確乎感到疲倦，在一切異樣的習慣情狀下，我常想着中華；但是破碎河山，糜爛故鄉，歸來後又何忍重來憑弔，重來撫慰呢？我漂泊的途中，有青山也有綠水，有明月也有晚霞，波妹！我不留戀這剎那寄駐的漂泊之異鄉，也不留戀我童年嬉遊的故國；何處也是漂泊，何時也是漂泊，管什麼故國異地呢？除了死，那裏都不是我靈魂的故鄉。』

有時我看見你壯遊的豪興，也想遠航重洋，將這一腔煩悶，投向海心，浮在天心；只是母親縈縛着我，她時時怕我由她懷抱中逸去，又在我心頭打了個緊結；因此，我不能離開她比現在還遠一點。許多朋友，看不過我這頹喪，常寫信來鞭策我的前途，但是我總默默地不

敢答覆他們，因為他們厚望於我的，確是完全失望了。

近來更不幸了，病神常常用她的玉臂懷抱着我；爲了病更使我對於宇宙的不滿和懷疑堅信些。朋友！何會僅僅是你，僅僅是我，誰也不是生命之網的漏魚，病精神的或者不感受身體的痛苦，病身體的或者不感受精神的斧柯；我呢！精神上受了無形的腐蝕，身體上又受着遲緩而不能致命的痛苦。

你一定要問我到底爲了什麼？但是我怎樣告訴你呢，我是沒有爲了什麼的。

病中有一次見案頭一盆紅梅，零落得可憐，還有許多嬌紅的花瓣在枝上，我不忍再看她萎落塵土，遂乘她開時採下來，封了許多包，分寄給我的朋友，你也有一包，在這僧前許接到了。玉薇在前天寄給我一首詩，謝我贈她的梅花，詩是：

話到飄零感苦辛，月明何處問前身？

甘將疏影酬知己，好把離魂弔故人；

玉碎香消春有恨，風流雲散夢無塵，

多情且爲留鴻爪，他日芸窗證舊因。

同時又接到天辛寄我的兩張畫片：一張是一片垂柳碧桃交縈的樹林下，立着個緋衣女郎，她的左臂絆纏着楊柳枝，低着頭望着滿地的落花癡思。一張是個很黯淡蒼灰的背景，上邊有幾點疏散的小星，一個黑衣女郎伏在一個大理石的墓碑傍跪着，仰着頭望着星光祈禱——你想她是誰？

梅隱！不知道那個是象徵着我將來的命運？

你給我寄的書怎麼還不寄來呢？揆哥給你有信嗎？我們整整一年的隔絕了，想不到在聖誕節的前一天，他寄來一張卡片，上邊寫着：

「願聖誕節的仁風，吹散了人間的隔膜，

願伯利恆的光亮，燭破了疑慮的悲哀。」

其實，我和他何嘗有悲哀，何嘗有隔膜，所謂悲哀隔膜，都是環境衆人造成的，在我們天真潔白的心版上，有什麼值得起隔膜和悲哀的事。現在環境既建築了隔膜的幕壁，何必求仁風吹散，環境既造成了悲哀，又何必硬求燭破？

只要年年聖誕節，有這個機會紀念着想到我們童年的友誼，那我們的友誼已是和天地永

存了。|傑哥總以為我不原諒他，其實我已替他想得極周到，而且深深了解他的；在這「隔膜」「悲哀」之中，他纔可尋覓着現在人間的幸福；而賜給人間幸福的固然是上帝；但幫助他尋求的，確是他以為不諒解他的波微。

我一生只是爲了別人而生存，只要別人幸福，我是犧牲了自己也樂於去幫助旁人得到幸福的；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不過我也只是這樣希望着，有時不但人們認爲這是一種罪惡，而且是一種罪惡的玩弄呢！雖然我不辯，我又何須辯，水枯了魚兒的死，自然都要陳列在眼前，現在何必望着深淵徘徊而疑慮呢！梅隱！我過去你是比較知道的，和揆哥隔絕是爲了他的幸福，和梅影隔絕也是爲了他的幸福……因爲我這樣命運不幸的人，對朋友最終的披肝瀝胆，表明心迹的，大概只有含淚忍痛的隔絕罷？

母親很念你，每次來信都問我你的近況。假如你有餘暇時你可否寄一封信到山城，安慰我的母親，也可算是梅隱的母親。我的病，醫生說是肺炎，要緊大概是不要緊，不過長此拖延，精神上覺着苦痛；這一星期又添上失眠，每夜銀彩照着紫蘭絨氈時，我常覺腐屍般活着無味；但一經我抬起頭望着母親的像片時，神祕的繫戀，又令我含淚無語。梅隱！我

應該怎樣，對於我的生，我的死？

漱 玉

永不能忘記那一夜。

黃昏時候，我們由騷擾的城市，走進了公園，過白玉牌坊時，似乎聽見你由心靈深處發出的嘆息，你抬頭望着青天閑雲，低吟着：『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

你挽着我的手靠在一顆盤螭虬曲的松根上，夕陽的餘輝，照臨在臉上，覺着疲倦極了，我的心忽然搏跳起來！沉默了幾分鐘，你深呼了一口氣說：『波微！流水年華，春光又在含媚的微笑了，但是我只有新淚落在舊淚的帕上，新愁埋在舊愁的墳裏。』我笑了笑，抬頭忽見你淡紅的眼圈內，流轉着晶瑩的清淚。我驚疑想要追問時，你已跑過松林，同一位梳着雙髻的少女說話去了。

從此像微風吹縹了一池春水，似深澗潛伏的蛟龍蠕動，那纖細的網，又緊縛住我。不知何時我們已坐在紅泥爐畔，我伏在棹上，想靜靜我的心。你忽然狂笑搖着我的肩說：『你又自找苦惱了！今夜的月色如斯淒清，這園內又如斯寂靜，那能讓眼底的風景逝去不來享受』

呢？振起精神來，我們狂飲個醺醉，我不能騎長鯨，也想跨白雲，由白雲墜在人寰時，我想這活屍也可跌她個粉碎！」你又哈哈的笑起來了！

葡萄酒一口一口地啜着，冷月由交織的樹紋裏，偷覷着我們，暮鴉棲在樹陰深處，閉上眼靜聽這淒楚的酸語。想來這靜寂的園裏，只有我們是明燈綠幃瑪瑙杯映着葡萄酒，晶瑩的淚映着桃紅的顰。

沉寂中你忽然提高了玉琴般的聲音，似乎要哭，但沒有哭；輕微的咽着悲酸說：「朋友！我有八年埋葬在心頭的隱恨！」經你明白的敘述之後，我怎能不哭，怎能不哭？我欣慰由深邃死靜的古塔下，掘出了遍覓天涯找不到的同情！我這幾滴滴在你手上的熱淚，今夜纔找到承受的玉盃。真未料到紅泥爐畔，這不燦爛，不熱烈的微光，能照透了你嚴密的心幕，揭露了這八年未示人的隱痛！上帝呵！你知道嗎？虛渺高深的天空裏，飄放着兩顆永無歸宿的小心。

在那夜以前，沒有想到地球上還有同我一樣的一顆心，同我共溺的一個海，愛慰撫籍我的你！去年我在古廟的廂房臥病時，你坐在我病榻前講了許多幼小時的過去，提到母親死

時，你也告過我關平醒的故事。但是我那能想到，悲慘的命運，繫着我同時又繫着你呢？

漱玉！我在你面前流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流的淚，敘述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洩漏的事，因此，你成了比母親有時還要親切的朋友。母親何會知道她的女兒心頭埋着紫蘭的荒塚，母親何會知道她的女兒，懷抱着深沉在死湖的素心——惟有你是地球上握着我庫門金鑰的使者！我生時你知道我爲了什麼生，我死時你知道我是爲了什麼死；假如我一朝悄悄地曳着羽紗，踏着銀浪在月光下舞蹈的時候，漱玉！惟有你了解，波微是只有海可以收容她的心。

那夜我們狂飲着醇醴，共流着酸淚，小小杯裏盛着不知是酒，是淚？咽到心裏去的，更不知是淚，是酒？

紅泥爐中的火也熄了，杯中的酒也空了。月影娟娟地移到窗上；我推開門向外邊看看，深暗的松林裏，閃耀着星光似的小燈；我們緊緊依偎着，心裏低喚着自己的名字，高一步，低一步地走到社稷壇上，一進了那圓形的宮門，頓覺心神清爽，明月吻着我焦炙的雙頰，涼風吹亂了我額上的散髮，我們都沉默地領略這刹那留在眼上的美景。

那時我想不管她是夢回，酒醒，總之：一個人來到世界的，還是一個人離開世界；在這

來去之間，我們都是陷溺在釀中沉醉着，奔波在夢境中的遊歷者。明知世界無可愛戀，但是我們不能不在這月明星爛的林下痛哭！這時偌大的園兒，大約只剩我倆人；誰能同情我們呢？我們何必向冷酷的人間招攬同情，只願你的淚流到我的心裏，我的淚流到你的心裏。

那夜是悽惻哀婉的一首詩，那夜是幽靜孤淒的一幅畫，是寫不出的詩，是畫不出的畫；只有心可以印着她，念着她！歸途上月兒由樹紋內，微笑的送我們；那時踏着春神喚醒的小草，死靜臥在地上的斑駁花紋，冉冉地飄浮着一雙瘦影，一片模糊中，辨不出什麼是樹影，什麼是人影？

可憐我們都是在靜寂的深夜，追逐着不能捉摸的黑影，而馳騁於荒塚古墓間的人！



「宛如風波統治了的心海，忽然因一點外物的誘惑，轉換成幾於死寂的沉靜；又猛然爲了不經意的遭逢，又變成汹涌山立的波濤，簸動了整個的心神。我們不了解，海濤爲什麼忽起忽滅；但我們可以這樣想，只是因那裏有個心，只是因那裏有個海罷！」

我是捲入這樣波濤中的人，未曾想到你也悄悄地沉溺了！因爲有心，而且心中有羅曼舞蹈

着，這心就難以了解了嗎？因爲有海，而且海中有巨濤起伏着，這海就難以深測了嗎？明知道我們是錯誤了，但我們的心情，何曾受了理智的警告而節制呢！既無力自由處置自己的命運，更何力逃避繫纏如毒蟒般的煩悶？它是用一雙冷冰的手腕，緊握住生命的火焰。

縱然有天辛飛濺着血淚，由病榻上躍起，想拯救我沉溺的心魂；那知我潛伏着的舊影，常常沒有現在，憶到過去的苦痛着！不過這個心的洶湧，她不久是要平靜；你是知道的，自我去年一月十八日堅決地藏裏起一切之後，我的願望既如虹橋的消失，因之靈感也似乎麻木，現在的急掠如燕影般的煩悶，是最容易令她更歸死寂的。

我現在恨我自己，爲什麼去年不死，如今苦了自己，又陷溺了別人，使我更在隱恨之上建了隱痛；坐着着忠誠的朋友，反遭了我的摧殘，使他幸福的鮮花，植在枯寂的沙漠，時時受着狂風飛沙的撼擊！

漱玉！今天我看見你時，我不敢抬起頭來；你雙肩的鬱結，面目的黃瘦，似乎告訴我你正在苦悶着呢！我應該用什麼心情安慰你，我應該用什麼言語勸慰你？

什麼是痛苦和幸福呢？都是一個心的趨避，但是地球上誰又能了解我們？我常說：「在

可能範圍內賜給我們的，我們同情地承受着；在不可能而不可希望的，我們不必違犯心志去破壞他。」現在我很平靜，正爲了枯骨的生命鼓舞愉樂！同時又覺着可以驕傲！

這幾天我的生活很孤清，去了學校時，更感着淡漠的淒楚：今天接到Celia的信，說她這次病，幾次很危險的要被死神接引了去，現在躺在床上，尙不敢轉動；割的時候誤傷了血管，所以時時頭暈發燒。她寫的信很長，在這草草的字跡裏，我抖顫地感到過去的恐怖！我這不幸的人，她肯用愛的柔荑，撿起這荒草野塚間遺失的碎心，盛入她溫馨美麗的花籃內休養着，我該如何地感謝她呢？上帝！祝福她健康！祝福她健康如往日一樣！

這幾夜月光真愛人，昨夜我很早就睡了，窗上的花影樹影，混成一片；靜極了，雖然在這雕梁畫棟的朱門裏，但是景緻宛如在三號一樣；只缺少那古蒼的茅亭，和盤蜷的老松樹。我看肴月光由窗上移到案上，案上移到地上，地上移到床上，灑滿在我的身上。那時我靜靜地想到故鄉鎖閉的棲雲閣，門前環抱的桃花潭，和高岡上姐姐的孤墳。母親上了棲雲閣，望見桃花潭後姐姐的墳墓，一定要想到漂泊異鄉的女兒。

這時月兒是照了我，照了母親，照着一切異地而懷念的人。

小 玲

「又是今宵，孤檠作伴，病嫌衰重，睡也無聊。能禁幾度魂消，儘腸斷紫簫，春淺愁深，夜長夢短，人近情遙。」

今天慧由圖書館回來時，我剛睡着。醒來時枕畔放着一張紅箋，上邊抄着這首詞，我知道是慧寫的，但她還笑着不承應，硬說是夢婆婆送給我的。她天真爛漫得有趣極了，一見我不喜歡，她總要說幾句滑稽話逗我笑，在這古荒的廟裏，想不到得着這樣的佳隣。

放心吧，愛的小玲！我已經好了；我決志做母親的女兒，不管將來如何苦痛不幸，我總挨延着在地球上陪母親。因我病已漸好，所以芷溪在上星期就回學校了，現在依然剩了我一個人。昨夜睡覺的時候，我揭起碧紗窗幃，望了望那閃爍的繁星，遼闊的天宇；靜悄悄的院裏，樹影臥在地下，明月掛在天上，一盞半明半暗的燈光，照着壓了重病，載了深愁的我；窗外一陣陣風大起來，捲了塵土，撲在窗紙上沙沙作響。這時隔屋的慧大概已進了夢鄉，只有我蟠伏在床上，撫着抖顫欲碎的心，低喚着數千里外的母親。這便是生命的象徵，洶湧怒

濤的海裏，撐着這葉似的船兒和狂飈掙搏；誰知道那一層浪花淹沒我？誰知道那一陣狂飈捲埋我？

朦朧中我夢見吟梅，穿着淺藍的衣服，頭上罩着一塊白的羽紗，她的臉色很好看，不是病時那樣憔悴；她不說什麼話只默默望了我微笑！我這時並沒有想到她已經死了，我走上去握住她的手要想說話，但喉嚨裏壓着聲浪，一點音也發不出來；我正焦急的時候，她說了一句：「波微！我回去了，再見吧！」轉瞬間黑漆一片渺茫的道路，她活潑的情影，不知向何處去了？醒來時枕上很溼，我點起洋燭一看，原來斑斑駁駁不知何時掉下的眼淚？這時，窗上月色很模糊，風也小了；樹影映在窗幃上，被風搖蕩着，像一個魂靈的頭在那裏瞻望；靜沉沉不聽見什麼聲息，枕畔手錶仍錚錚地很協和的擺動！

覺着眼裏很模糊，忽然一陣風沙，吹着窗幕瑟瑟地響；似乎有人在窗下走着！不由得我打了幾個寒噤，雖然不恐怖，但也毫無勇氣坐着，遂擱滅了燈仍舊睡下。心潮像怒馬一樣的奔馳，過去的痕跡，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迅速地揭着；我這時懷疑人生，懷疑生命，不知人生是夢，夢是人生？

「吟梅呵！我要問萬能的上帝，你現在向何處去了？桃花潭畔的雙影，何時映上碧波？陽春樓頭的玉簫，何時吹入雲霄？你無語默默，悄悄披着羽紗走了，是仙境，是海濱，在這人間何處找你纖細的玉影？」唉！小玲！我這次病的近因，就是爲了吟梅的死；我難受極了！記得我未病以前，父親來信說：

「我聽見一個朋友說吟梅病得很重，星期那天我去她家看，她已經不能說話了，看見我時，只對我呆呆地望着，瘦得像骷髏一樣，深陷的眼眶裏似乎還有幾滴未盡的淚；我看，過不了兩三天吧？」

真的，沒有過三天，她姐姐道容來信說她四月十九的早晨死了！這封信我抄給你一看：

「波微：吟梅在一個花香鳥語的清晨，她由命運的鐵練下逃逸了；我不知你對她是悲慶，還是哀悼？在我們家裏起了無限的變態，父親和母親鎮日家哭泣，在夢寐中，飯食時，都默然籠罩着一層悲愁的灰幕。我一方面要解慰父母的愁懷，同時我又感到手足的摧殘；現在我宛如失羣的孤雁在天邊徘徊，這虛寂渺茫的地球上，永找不着失去的雁侶。」

這消息母親囑我不要告訴你，不過我覺妹妹死時的情形，她的一腔心情，是極纏綿依戀

的，我怎忍不告你？

四月十九日的早晨五點鐘，她的面色特別光彩，一年消失的紅霞，也驀然間飛上她的雙頰；她讓我在牆上把你的玉照取下來，她凝眸地望着紙上的你，起頭她還微笑着，後來面目漸漸變了，她不斷地一聲聲喊着你的名字；這房裏只有母親和我，還有表哥。——她死時父親不在這裏，父親在姨太太那裏打牌。——這種情形，真令人心酸淚落不忍聽！後來母親將你的像片拿去，但她的呼聲仍是不斷；甚至她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自己答應着；我問她誰叫你呢？她說是波微！數千里外的你，不能安慰她，與謀一面，至死她還低低叫着，手裏拿着你的像片！唉！真是生離易，死別難。

這次慘劇，現在已經結束了，這時正是她前三天咽氣的時候，我伏在她的靈幃前，寫這封信給你；波微！誰能信天真活潑如吟梅，她只活了十八歲就死了呢？幸而你早參透人生，願你珍重，不要爲她太傷感。

死者已矣，只盼你仍繼續着吟梅生時的情誼，不要從此就和她一樣埋葬了這十幾年的友誼！母親很盼望你暑假回來，來這裏多盤桓幾天，或者到父親母親看你時能安慰些。……」

小玲！真未想到像我這樣漂泊的人，能得到一個少女的真心；我覺着我真對不住她，沒有回去看她一次。自從接了這信，我病到現在。前幾天我想了幾句話弔她，現在寫給你看看：

因為這是夢，

纔輕渺渺沒些兒蹤跡；

飄飄的白雲，

我疑惑是你的衣襟？

輝輝的小星，

我疑惑是你的雙睛？

黑暗籠罩了你的笑容，

苦痛燃燒着你的朱唇，

十八年驚醒了這虛幻的夢，

纔知道你來也空空，

去也空空！

死神用花籃盛了你的悲痛，

用輕紗裹了你的腐骨；

一束鮮花，

一杯清淚，

我望着故鄉默祝你！

纔知道你生也聰明，

死也聰明。

她的病純粹是黑暗的家庭，萬惡的社會造成的；這是我們痛恨的事，有多少壓死在制度環境下的青年！她病有一年之久，但始終我不希望她好，我只默禱着上帝，祝告着死神，早日解脫，她羈繫的痛苦，和那堅固的鐵鍊；使她可以振着自由的翅兒，向雲煙中嘯傲。

雖然我終不免於要回憶那煙一般輕渺的過去。

因爲我們沒有勇氣毅力，做一個社會上摒棄的罪人，所以委曲求全，壓伏着萬丈的火焰，在這機械般最冷酷的人生之軌上蠕動。這是多麼可憐呢？自己摧殘了青春的花，自己熄滅了生命火光！我真不敢想到！小玲！人生的道上遠的很呢，崎嶇危險你自己去領略吧！

這時夜靜了，隔壁有月琴聲斷斷續續地送來，我想閉着眼休息休息，聽聽這沙漠中的哀

歌。

素心

我從來不會一個人走過遠路，但是在幾月前我就想嘗試一下這踽踽獨行的滋味；黑暗中消失了你們，開始這旅途後，我已經有點害怕了！我搏躍不寧的心，常問我「爲什麼硬要孤身回去呢？」因之，我蜷伏在車箱裏，眼睛都不敢睜，睜開時似乎有許多恐怖的目光注視着我，不知他們是否想攫住我？是否想加害我？有時爲避免他們的注視，我抬頭向窗外望望，更冷森地可怕，平原裏一堆一堆的黑影，明知道是壘壘荒塚，但是我總怕是埋伏着的劫車賊呢。這時候我真後悔，爲甚要孤零零一個女子，在黑夜裏同陌生的旅客們，走向不可知的地方去呢？因爲我想着前途或者不是故鄉不是母親的樂園？

天亮時忽然上來一個老婆婆，我讓點座位給她，她似乎嘴裏喃喃了幾聲，我未辨清是什麼話；你是知道我的，我不高興和生人談話，所以我們只默默地坐着。

我一點都不恐怖了，連他們驚訝的目光，都變成溫和的注視，我纔明白他們是絕無攫住加害於我的意思；所以注視我的，自然因爲我是女子，是旅途獨行無侶的女子。但是我爲什

麼要這樣呢？因為我身傍有了護衛——不認識的老婆婆；明知道她也是獨行的婦女，在她心裏，在別人眼裏，不見得是負了護衛我的使命，不過我確是有了勇氣而且放心了。

靠着窗子睡了三點鐘，醒來時老婆婆早不在了；我身傍又換了一個小姑娘，手裏提着一個籃子，似乎很沉重，但是她不知道把它放在車板上。後來我忍不住了說：「小姑娘！你提着不重嗎？爲什麼不放在車板上？」可笑她被我提醒後，她紅着臉把它攔在我的腳底。

七月二號的正午，我換了正太車，踏入了我喝望着的故鄉界域，車頭像一條蜿蜒的遊龍，有時飛騰在崇峻的高峯，有時潛伏在深邃的山洞。由晶瑩小圓石堆集成的懸崖裏，靜聽着水澗碎玉般的音樂；你知道嗎？娘子關的裂帛濺珠，真有「蒼崖中裂銀河飛，空裏萬斛傾珠璣」的美觀。

火車箭似地穿過夾道的綠林，牧童村女，都微笑點頭，似乎望着繚繞來去的白烟歡呼着說：「歸來呵！漂泊的朋友！」想不到往返十幾次的軌道傍，這次纔感到故鄉的可愛和布置雄壯的河山。舊日禿禿的太行山，而今都披上柔綠；細雨裏行雲過岫，宛似少女頭上的小鬢，因爲落雨多，瀑布是更壯觀而清脆，經過時我不禁想到 Undine。

下午三點鐘，我站在桃花潭前的家門口了。一隻我最愛的小狗，在門口臥着，看見我陌生的歸客，牠擺動着尾巴，掙直了耳朵，向我汪汪地狂叫。那時我家的老園丁，挑着一担水回來，看見我時他放下水担，顛巍巍向我深深地打了一躬，喊了聲：「小姐回來了！」

我急忙走進了大門，一直向後院去，喊着母親：這時候我高興之中夾着酸楚，看見母親時，雙膝跪在她面前，撲到她懷裏，低了頭抱着她的腿哭了！

母親老了，我數不清她鬢上的銀絲又添幾許？現在我確是一枝陽光下的薔薇，在這溫柔的母懷裏又醉又懶。素心！你不要傷心你的漂泊，當我說到見了母親的時候，你相信這剎那的快慰，已經是不可捉摸而消失的夢；有了團聚又襯出漂泊的可憐，但想到終不免要漂泊的時候，這團聚暫時的歡樂，豈不更增將來的悵惘？因之，我在笑語中低歎，沉默裏飲泣。爲什麼呢？我怕將來的離別，我怕將來的漂泊。

只有母親，她能知道我，不敢告訴她的事！一天我早晨梳頭，掉了好些頭髮，母親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問我這樣一句說：「你在外邊沒有生病嗎？爲什麼你臉色黃瘦而且又掉頭髮呢？」素心！母親是照見我的肺腑了，我不敢回答她，裝着叫嫂嫂梳頭，跑在她房裏去流

淚。

這幾天一到正午就下雨，魚缸裏的蓮花特別鮮艷，碧綠的荷葉上，銀珠一粒粒的亂滾；小姪女說那是些「大珠小珠落玉盤」。家庭自有家庭的樂趣，每到下午六七點鐘，燦爛的夕陽，美麗的晚霞，掛照在罩着烟雲的山峯時，我陪着父親上樓瞭望這起伏高低的山城，在一片清翠的樹林裏掩映着天寧寺的雙塔，陽春樓上的鐘聲，斷斷續續布滿了全城；可惜我不是詩人，不是畫家，在這處處都是自然，處處都寓天機的環境裏，我慚愧了！

※

※

※

※

你問到我天辛的消息時，我心裏似乎埋伏着將來不可深測的隱痛，這是一個惡運，常覺我宛如一個猙獰的鬼靈，掏了一個人的心，偷偷地走了。素心！我那裏能有勇氣再說我們可憐的遭逢呵！十二日那晚上我接到天辛由上海寄我的信，長極了，整整的寫了二十張白紙，他是雙掛號寄來的。這封信裏說他回了家的勝利，和已經粉碎了他的桎梏的好消息；他自然很欣慰地告訴我，但是我看到時，覺着他可憐得更利害，從此後他真的孤身隻影流落天涯，連這個禮教上應該敬愛的人都沒有了。他終久是空虛，他終久是失望，那富艷如春花的

夢，只是心上的一刹那；素心！我眼睜睜看着他，要朦朧中走入死湖，我怎不傷心？爲了我忠誠的朋友。但是我絕無法挽救，在燦爛的繁星中，只有一顆星是他的生命，但是這顆星確是永久照耀着這沉寂的死湖。因此我朝夕絞思，雖在這溫暖的母懷裏有時感到世界的凄冷。自接了他這封長信後，更覺着這個惡運是絕不能倖免的；而深重的隱恨壓伏在我心上一天比一天悲慘！但是素心呵！我絕無勇氣揭破這輕騎的幕，使他知道他尋覓的世界是這樣凄慘，淡粉的翼紗下，籠罩的不是美麗的薔薇，確是一個早已腐枯了的少女屍骸！

有一夜母親他們都睡了，我悄悄踱到前院的葡萄架下，那時天空澄闊清淨像無波的海面，一輪明月晶瑩地照着；我在這幸福的園裏，幻想着一切未來的惡夢。後來我伏在一顆楊柳樹上，覺着花影動了，輕輕地有脚步聲走來，嚇了我一跳。細看原來是嫂嫂，他伏着我的肩說：『妹妹你不睡，在這裏幹嗎？近來我覺着你似乎常在沉思，你到底爲了什麼呢？親愛的妹妹！你告訴我？』禁不住的悲哀，像水龍一樣噴發出來，索性抱着她哭起來；那夜我們沒有睡，兩個人默默坐到天明。

家裏的幸福有時也真有趣！告訴你一個笑話：家中有一個粗使的女僕，她五十多歲了！

每當我們沉默或笑談時，她總穿插其間，因之，嫂嫂送她綽號叫劉老老，昨天晚上母親送她一件紫色芙蓉紗的褂子，是二十年前的古董貨了。她馬上穿上在院子裏手舞足蹈的跳起來。我們都笑了，小姪女崑林，她抱住了我笑得流出淚來，母親在房裏也被我們笑出來了，後來父親回來，她纔跳到房裏，但是父親也禁不住笑了！在這樣濃厚的欣慰中，有時我是可以忘掉一切的煩悶。

大概八月十號以前可以回京，我見你們時，我又要離開母親了，素心！在這醞醉中的我真不敢想到今天以後的事情！母親今天去了外祖母家，清寂裏我寫這封長信給你，並祝福你！

給 廬 隱

「靈海潮汐致梅姊」和寄「燕北諸故人」我都讀過了，讀過後感覺到你就是我自己，多少難以描畫筆述的心境你都替我說了，我不能再說什麼了。一個人感到別人是自己的時候，這是多麼不易得的而值得欣慰的事，然而，廬隱，我已經得到了。假使我們的世界能這樣常此空寂，冷寂中我們又這樣彼此透澈的看見了自己，人世雖冷酷無情，我只願戀這一點靈海深處的認識，不再希冀追求什麼了。

在你這幾封信中，我才得到了人間所謂的同情，這同情是極其聖潔純真，並不是有所希冀有所獵獲才施與的同情。廿餘年來在人間受盡了畸零，忍痛含淚扎掙着，雖弄得遍體鱗傷，鮮血淋漓，仍緊嚼着牙齒作勉強的微笑！我希望在顛沛流離中求一星星同情和安慰以鼓舞我在這人世界戰鬥的勇氣；然而得到的只是些冷諷熱笑，每次都跌落在人心的冷森陰險中而飲泣！此後我禁受不住這無情的箭鏃，才想逃避遠離開這冷酷的世界和人類；因之我脫離了學校生活，踏入了世界的黑洞後，我往昔天真爛漫的童心，都改換成冷枯孤傲的性情。一

年一年送去可愛的青春，一步一步陷落在滿是荆棘的深洞，嘲笑諷諷包圍了我，同情安慰遠離着我，我才詛咒世界，厭惡人類，怨我的希望欺騙了自己。想不到遙遠的海濱，擾攘的人羣中，你寄來這深厚的安慰和同情，我是如何的欣喜呵！驚顫地揭起了心幕收容她，收容她在我心的深處；我怕她也許不久會消失或者飛去！這並不是我神經過敏，朋友！我也曾幾度發現過這樣的同情，結果不是質鼎便是雪杯，不久便認識了真偽而消滅。這種同情便是我上邊所說有所希冀獵獲而旋興的，自然我不能與人以希冀獵獲時，同情安慰也是終於要遺棄我的。朋友！寫到這裏我不能再寫下去了，你百戰的勇士，也許曾經有過這樣的創傷！

自從得到了你充滿熱誠和同情的信後，我每每在靜寂的冷月寒林下徘徊，雖然我只看見是枯乾的枝桠，但是也能看見它含苞的嫩芽，和春來時碧意瀰漫的天地。我知所懺悔了，朋友！以後我不再因自己的失意而詛咒世界的得意，因為自己未曾得到而怨恨人間未曾有了；如今漠漠乾枯的寒林，安知不是將來如雲如蓋的綠陰呢！人生是時時在追求扎掙中，雖明知是幻象虛影，然終於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澗懸崖，然終於不能不勉強扎掙；你我是這樣，許多衆生也是這樣，然而誰也不能逃此網羅以自救拔。大概也是因此罷！才有許多偉大

反抗的志士英雄，在展轉顛沛中，演出些驚人心魂的悲劇，在一套陳古的歷史上，滴着鮮明的血痕和淚迹。朋友！追求扎掙着向前去罷！我們生命之痕用我們的血淚畫寫在歷史之一頁上，我們弱小的靈魂，所滴瀝下的血淚何嘗不能驚人心魂，這驚人心魂的血淚之痕又何嘗不能得到人類偉大的同情。命運是我們手中的泥，一切生命的鑄塑也如手中的泥，朋友！我們怎樣把我們自己鑄塑呢？只在乎我們自己。

說得太樂觀了，你要笑我罷？怕我們才是命運手中的泥呢！我也覺這許多年中只是命運鑄塑了我，我何嘗敢鑄塑命運。真是夢囈，你也許要譏我是放蕩不羈的天馬了。其實我真願做個奔逸如狂飈似的駿馬，把我的生命都載在小小鞍上，去踐踏翻這世界的地軸，去飛揚起這宇宙的塵沙，使整個世界在我的足下動搖，整個宇宙在我鐵蹄下毀滅！然而朋友！我終於是不能真的做天馬，大概也是因為我終於不是天馬，每當我束裝備鞍，馳驅赴敵時，總有人間的牽繫束縛我，令我毀裝長歎！至如今依然蟄伏槽下咀嚼這食厭了的草芥，依然鎮天廻旋在這死城而不能走出一步；不知是環境制止我，還是自己的不長進，我終於是四年如一日的過去。朋友！你也許為我的抑鬱而太息，我不僅不能做一件痛快點不管毀滅不管建設的事

業，怕連個直捷了當極迅速極痛快的死也不能，唉！誰使我這樣抑鬱而生抑鬱而死呢！是社會，還是我自己？我不能解答，怕你也不能解答罷！因之，我有許多事要告訴你，結果却只是默無一語，「多少事欲說還休，」所以我望着「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

我默無一語的，總是背着行囊，整天整夜的向前走，也不知何處是我的歸處？是我走到的地方？只是每天從日升直到日落，走着，走着，無論怎樣風雨疾病，艱險困難，未曾停息過；自然，也不允許我停息，假使我未走到我要去地方，那永遠停息之處。我每天每夜足跡踏過的地方，雖然都讓塵沙掩埋，或者被別人的足蹤踏亂已找不到痕跡，然而心中恍惚的追憶是和生命永存的，而我的生命之痕便是這些足跡。朋友！誰也是這樣，想不到我們來到世界只是爲了踏幾個足印，我們留給世界的也是幾個模糊零碎不可辨的足印。

我們如今是走着走着，同時還留心足底下踐踏下的痕迹，欣慰因此，悲愁因此；假使我們如庸愚人們的走路，一直走去，遇見岐路不徬徨，逢見艱險不驚悸，過去了不回顧，踏下去不踟躕；那我們一樣也是渾渾噩噩從生到死，絕沒有像我們這樣容易動感，踐了一隻螞蟻也會流淚的。朋友？太脆弱了，太聰明了，太顧忌了，太徘徊了。才使我們有今日，這也欣

慰也悲悽的今日。

廬隱！我滿貯着一腔有情的熱血，我是願意把冷酷無情的世界，浸在我熱血中；知道終於無力時，才抱着這愴痛之心歸來，經過幾次後，不僅不能溫暖了世界，連自己都冷癱了。

我今年日記裏有這樣一段記述：

我只是在空寂中生活着，我一腔熱血，四周環以泥澤的冰塊，使我的心感到悽寒，感到無情。我的心哀哀地哭了！我爲了寒冷之氣候也病了。

這幾天離開了紛擾的環境，獨自睡在這靜寂的斗室中，默望着窗外的積雪，忽然想到人生的究竟，我真不能解答，除了死。火爐中熊熊發光的火花，我看着它燒成一堆灰燼，它曾給與我的溫熱是和灰燼一樣逝去；朝陽照上窗紗，我看着西沉到夜幕下，它曾給與我的光明是和落日一樣逝去。人們呢，勞動着，奔忙着，從起來一直睡下，由夢中醒來又入了夢中。由少年到老年，由生到死……人生的究竟不知是什麼？我病了，病中覺的什麼都令人起了懷疑。

青年人的養料惟一是愛，然而我第一便懷疑愛，我更訕笑人們口頭筆尖那些誘人昏

醉的麻醉。我都見過了，甜蜜，失戀，海誓山盟，生死同命；懷疑的結果，我覺得這一套都是騙，自然不僅騙別人連自己的靈魂也在內。宇宙一大騙局。或者也許是爲了騙寵，人間才有一時的幸福和剎那的欣歡，而不是永久悲苦和悲慘！

我的心應該信仰什麼呢？宇宙沒有一件永久不變的東西。我只好求之於空寂。因爲空寂是永久不變的，永久可以在幻望中安慰你自己的。

我是在空寂中生活着，我的心付給了空寂。廬隱！怔視在悲風慘日的新墳之傍，含淚仰視着碧澄的天空，卽人人有此境，而人人未必有此心；然而朋友呵！我不是爲了倚墳而空寂，我是爲了空寂而倚墳；知此，卽我心自可喻於不言中。我更相信只有空寂能給與我安慰和同情，和人生戰鬥的勇氣！黃昏時候，新月初升，我常向殘陽落處而揮淚！「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這時悽愴悲緒，怕天涯只有君知！

北京落了三尺深的大雪，我喜歡極了，不論日晚地在雪裏跑，雪裏玩，連靈魂都滌洗得像雪一樣清冷潔白了。朋友！假使你要在北京，不知將怎樣的欣慰呢！當一座灰城化成了白玉宮殿水晶樓台的時候，一切都遮掩滌洗盡了的時候。到如今雪尙未消真是冰天雪地，北地

苦寒；尖利的朔風澈骨刺心一般吹到臉上時，我咽着淚在扎掙抖戰。這幾夜月色和雪光輝映着，美麗淒涼中我似乎可以得不少的安慰，似乎可以聽見你的心音的哀唱。

間接的聽人說你快來京了。我有點愁呢，不知去車站接你好呢，還是躲起來不見你好，我真的聽見你來了，我反而怕見你，怕見了你我那不堪描畫的心境要回你面前粉碎！你呢，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近了這灰城時，你心抖顫嗎？哀泣嗎！我不敢想下去了。好吧！我靜等着見你。

寄山中的玉薇

夜已深了，我展着書坐在窗前案傍。月兒把我的影映在牆上，那想到你在深山明月之夜，會記起漂泊在塵沙小之夢中的我，遠遠由電話鈴中傳來你關懷的問訊時，我該怎樣感謝呢，對於你這一番撫慰念注的深情。

你已驚破了我的沉寂，我不能令這心海歸於死靜；而且當這種驟獲寵幸的欣喜中，也難於令我漠然冷然的不起感應；因之，我掛了電話後又想給你寫信。

你現在是在松下望月沉思着你淒涼的倦旅之夢嗎？是佇立在溪水前，端詳那冷靜空幻的月影？也許是正站在萬峯之嶺瞭望燈火瑩瑩的北京城，在許多黑影下想找我渺小的靈魂？也許你睡在床上靜聽着松濤水聲，回想着故鄉往日繁盛的家庭，和如今被冷寂淒涼包圍着的母親？

玉薇！自從那一夜你掏誠告我你的身世後，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不少這樣苦痛可憐而又要扎掙奮鬥的我們。更有許多無力扎掙，無力奮鬥，屈伏在鐵蹄下受踐踏受凌辱，受人間萬般苦痛，而不敢反抗，不敢詛咒的母親。

我們終於無力不能拯救母親脫離痛苦，也無力超拔自己免於痛苦，然而我們不能不去拚奮鬥而思願望之實現，和一種比較進步的效果之獲得。不僅你我吧！在相識的朋友中，處這種環境的似乎很多。每人都繫戀着一個孤苦可憐的母親，她們慈祥溫和的微笑中，蘊藏着人間最深最深的憂愁，她們枯老皺紋的面龐上，刻劃着人間最苦最苦的殘痕。然而她們含辛茹苦柔順忍耐的精神，絕不是我們這般淺薄頹唐，善於呻吟，善於詛咒，不能吃一點苦，不能受一點屈的女孩兒們所能有。所以我常想：我們固然應該反抗毀滅母親們所居處的那種惡劣的環境，然而却應師法母親那種忍耐堅苦的精神，不然，我們的痛苦是愈淪愈深的！

你問我現時在做什麼？你問我能不能擬想到你在山中此夜的情況？你問我在這種夜色蒼茫，月光皎潔，繁星閃爍的時候我感到什麼？最後你是希望得到我的長信，你願意在我的信中看見人生真實的眼淚，我已猜到了，玉薇！你現時心情一定很紛亂很洶湧，也許是很冷靜很淒涼！你想到了我，而且這樣的關懷我，我知道你是想在空寂的深山外，得點人間同情的安慰和消息呢！

這時窗角上有一彎明月，幾點疏星，人們都轉側在疲倦的夢中去了；只有你醒着，也只

有我醒着，雖然你在空寂的深山，我在繁華的城市。這一剎那我並不覺寂寞，雖然我們距離是這樣遠。

我的心理矛盾極了。有時平靜得像古佛傍打坐的老僧，有時奔騰湧動如馳騁沙場的戰馬，有時是一道流泉，有時是一池冰湖；所以我有時雖然在深山也會感到一種類似城市的嘈雜，在都市又會如在深山一般寂寞呢！我總覺人間物質的環境，同我幻想精神的世界，是兩道深固的塹壁。

爲了你如今在山裏，令我想起西山的夜景。

去年暑假我在臥拂寺住了三天，真是浪漫的生活，不論日夜的在碧鬱翠峯之中，看明月，看繁星，聽松濤，聽泉聲，鎮日夜沉醉在自然母親的搖籃裏。

同我去的是梅溪哥，住在那裏招待我的是幾個最好的朋友，其中一個是和我命運彷彿，似乎也被一種幻想牽繫而感到失望的惆悵，但又要隱藏這種惆悵在心底去咀嚼失戀的雲弟。

第一夜我和他去玉皇頂，我們睡在柔嫩的草地上等待月亮。遠遠黑壓壓一片松林，我們

是底山峯下便是一道清泉，因為岩石的衝擊，所以泉水激蕩出碎玉般的聲音。那真是令人忘憂沉醉的調子。我和他靜靜地等候着月亮，不說一句話，心裏都在想着各人的舊夢，起初我們的淚都避諱不讓它流下來。過一會半彎的明月，姍姍地由淡青的幕中出來，照的一切都現着冷淡淒涼。夜深了，風濤聲，流水聲，回應在山谷裏發出巨大的聲音；這時候我和雲弟都忍不住了。伏在草裏偷偷地咽着淚！我們是被幸福快樂的世界摒棄了的青年，當人們在濃夢中沉睡時候，我們是被拋棄到一個山峯的草地上痛哭！誰知道呢？除了天上的明月和星星。澗下的泉聲，和山谷中捲來的風聲。

一個黑影搖晃的來了，我們以為是驚動了山靈，嚇的伏在草裏不敢再哭。走近了，喊着我的名字才知道是挨哥，他笑着說：「讓我把山都找遍了，我以為狼啣了你們去。」

他真像個大人，一隻手牽了一個下山來，雲弟回了百姓村，我和挨哥回到龍王廟，梅隱見我這樣，她嘆了口氣說：「讓你出來玩，你也要傷心！」那夜我未曾睡，想了許多許多的往事。

第二夜在香山頂上「看日出」的亭上看月亮，因為有許多人，心情調劑的不能哭了，只

覺着熱血中有些兒涼意。上了夾道綠蔭的長坡，夜中看去除了斑駁的樹影外，從樹葉中透露下一絲一絲的銀光；左右顧盼時，又感到蒼黑的深林裏，有極深極靜的神祕隱藏着。我走的最慢，留在後面看他們向前走的姿勢，像追逐捕獲什麼似的，我笑了！雲弟回過頭來問我：『你爲什麼笑呢？又走這樣慢。』『我沒有什麼追求，所以走慢點。』我有意逗他的這樣說。

我們走到了亭前，晚風由四面山谷中吹來，舒暢極了！不僅把我的炎熱吹去，連我心底的憂愁，也似乎都變成蝴蝶飛向遠處去了。可以看見燈光閃爍的北京，可以看見碧雲寺尖塔上中山靈前的紅旗，更能看見你現在棲息的靜宜園。

第三夜我去碧雲寺看一個病的朋友。我在寺院中月光下看見了那顆柿樹，葉子尙未全紅，我在這裏徘徊了許久，想無知的柿樹不知我留戀憑吊什麼吧？這顆樹在不同的時間裏，不同的人心中，結下相同的因緣。留下一樣的足痕和手澤。這真不能不令我贊嘆命運安排得寄巧了。

有這三天三夜的浪遊，我一想到西山便覺着可愛戀。玉薇！你呢？也許你雖然住在山

中，不能像我這樣盡興的遊玩吧？山中古廟鐘音，松林殘月，澗石泉聲，處處都令人神思飛越而超脫，輕飄飄靈魂感到了自由；不像城市生活處處是虛偽，處處是桎梏，靈魂踣伏於黑暗的囚獄不能解脫。

夜已深了，我神思倦極，擱筆了罷！我要求有一個如意的夢。

嬌 君

四年前我在學校時，你的影子已深深入了我的心衣。我愛你嫵媚清雅的姿態，我愛你溫柔多情的性格。記得一個遊藝會中，請你去彈古琴，那時你曾在嘈雜的人聲裏，彈出高山流水的清音。你穿着一件黑絨的夾衣，襟頭繡着小小的一朵白玫瑰，素雅高潔中，令滿座的來賓都靜悄悄征服在你的玉腕下，淒淒切切的哀音，許多人都聽的泫然淚落！那時我心裏覺到你將來不免是悲劇的人物，而且你的冷淡高潔的靈魂中似乎已潛伏下悲哀的種子。

你畢業後，我有一次在圖書館展覽會看到你的作品，淡雅宜人，更令我敬慕你的藝術天才；我想你假如不是你那富貴安樂的環境羈繫你，將來的成就，自然不是我所敢限量。遇合有緣，四年後我又能和你在一校，相聚教讀，而且我們成了很熟的朋友，在這淡淡的友誼中，我更認識了你的個性，你是一個富有東方柔弱性的女孩兒。所以你多情多藝多愁多病，鎮天都是詩卷彩筆藥爐明鏡伴着你寂寞的深閨。

三月來我窺見你心深處的憂愁，然而我不願冒昧的問訊你，我只隱隱約約的安慰你，勸

解你；想不到今天的茜紗窗下聽你告我你中心的鬱結，令我一旦明白了你憂愁的對象。可憐你陷於苦惱困於矛盾中的心情，又橫被舊禮教舊道德的利箭穿鑿粉碎！令你展轉在舊制度下呻吟哀泣，而不能求得心情之寄棲。聽完時我哭了。怕你病中增加哀毀，所以我偷偷咽下去，換上笑靨來安慰你。

婧君！我哭你同時也是哭我自己，我傷感你同時也是傷感我自己。世界上惟有同在一種苦痛下的呻吟能應和，同在一種煩悶下的心情能相憐，因之，我今天聽了你那披肝瀝胆的心腹之談，真令我慘然泣然，不知涕零之何從？

我如今已是情場逃囚，經歷多少苦痛才超拔得出的沉溺者，想當年，我也是像你一樣驕傲着自己的青春和愛情，而不願輕易施與和拋擲的。那料到愛情偏是盲目的小兒，我們又是在這種新舊嬗替時代，可憐我們便作了制度下的犧牲者。心上插着利劍，劍頭上一面是情，一面是理，一直任它深刺在心底鮮血流到身邊時，我們展轉哀泣在血泊中而不能逃逸。婧君！我六載京華，夢醒後只添了無限惆悵！徒令死者抱恨，生者含悲，一縷天真純潔的愛絲，糾結成一團不可紛解的愁雲；在這陰暗慘淡的愁雲下，青春和愛情逝去了永無蹤影。幸

如今我已艱險備嘗，人世經歷既多，情感亦戕殘無餘，覺往事雖屬悵憾，然宇宙爲缺陷的宇宙，我又何力能補填此茫茫無涯之缺陷？

不過我總希望一切制度環境能由我們的力量改換，人生的興趣，只爲了滿足希望和慾求而努力，所以我有時候是不贊成你這種不勇鬥的態度，而退讓給你的敵人來襲擊你至於死的。一方面我怨恨自己不幸便成了這惡勢力下的俘虜，一方面我憤慨這種痛苦，不僅害了我，還正在害着許多人，而你便是被這鐵錘擊傷的一個同病者。我是和你一樣，我的愛情是堅貞不移的，我的理智是清明獨斷的，所以發生了極端的矛盾。爲了完成愛情，則理智陷於絕境，我不願作舊制度下之叛徒，爲了成全理智，則愛情陷於絕境，我又不願作負義的薄倖人。這樣矛盾未解決前，我已鑄成了不可追悔的大錯，令愛我的K君陷於死境，以解決此不能解決之糾結。

然而這並不是我們所希望，幸福的愛情之果。

今天你告我你只有死，爲了他已結過婚，你不能不顧忌一切去另闢你們的園地；同時你很愛他，不完成你的愛時你又不能棄置他去另求寄棲。我不知該怎麼幫助你解決此難題，我

不知該怎樣鼓勵你去完成你的美滿人生？我想你還是在生之途去奮鬥，不要去死之途求躲避。只要你信任你們中間的愛情，只要你願意完成你們的愛情，那麼，你儘可不顧一切，不管家族親朋社會上給與你多少的鄙視和非難，去創造你光明的幸福的前途，實現你美滿的人生去吧！婧君！在你未死前我願你奮鬥而去創造新生命，並摒棄你一切的病痛；不要令自己悒鬱而終，抱恨千古。一樣是博不得舊社會的同情，你又何必令舊禮教笑你這不勇的叛徒呢！我願你求生作一個反抗一切的新女子，我不願你求死作一個屈伏名教中之罪人。時乎，時乎不再來，剎那間稍縱即逝的青春和愛情，你要用你的力量捉住它，繫住它，不要讓它悄悄地過去了，徒自追悔。

從前我是信仰命運天定說的，現在我覺那都是懶惰懦弱人口中的護符，相信我們的力，我們的力是能一日夜換過一個宇宙的。我們的力是能毀滅一切，而重新鑄建的；我們的力是能挽回生的。婧君！你相信你的力，相信你的力量之偉大！

結婚以愛情為主，道德不道德，亦視愛情之純潔與否？至於一切舊制度之名分自然不值識者一笑！我們爲了愛情而生，爲了生命求美滿而生，我們自然不是迎合舊社會舊制度

而生，果然，又何貴要有革命！

假如這都是我懺悔的話時，你一定不驚奇我的大胆了。自從你得病以來，我已和你源於多愁，然而素昧生平的我，終於不願向你探詢，只暗暗禱祝你有一天病魔去了，望着你的陰霾也逃了。那天你問到我煩悶的前塵，如煙霧般已經消散了的往事，更令我對你有了同感，而深知自己前塵之錯誤，願警告你萬勿再以生命作最後之拋擲，而遺悔終生。

我真怕你那深陷的眼裏，湧出的淚泉，我真怕你黃瘦憔悴的雙頰，滿載了愁煩的雙肩。當你告我你的姊姊由天津寫長信責你時，我感到了骨肉之無情，和你自己遭際之不幸。假如沒有當初姊姊一番熱心的介紹，你何機能造此一段孽緣呢？也許她現在想排解你們中間的憂愁，解鈴還是繫鈴人，她想離開你們抹去以前的舊痕。婧君！你苦我已盡知。但我仍請你寬懷自解！留得此身在可作永久之奮鬥，萬勿意冷心灰而祈求速死以自戕！

今天我歸來心情異常惡劣，逼於你的病軀危殆，我又不能不書此一慰，並求另有所努力。然而這些矛盾話你也許要笑我自圓其說吧！

最後我祝你去歡迎你的新生命，進行免除痛苦的工作，我這裏備好滿滿的一杯酒預祝你

的勝利！

這封信是婧君病中我寫給她的，記得是十五年六月十一日。暑假前我臨歸山城時，得到了她病重的消息，因她已遷入德國醫院我不願去看她。暑假後我回京知她已遷居，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她，她家中因她病重拒絕我，未曾令我見着她。但是那夜我接到W君的電話，是她知我去看她，怕我因未見她而悵惘，特令W君來電告我她的病況而慰安我的。

中秋前二日，深夜中她的好友A君來找我，得到了她已脫離塵世的煩惱撒手而去了！我心中感到了莫名的悽愴，雖然她的死已在我意中。

她死時很清醒，令她的家人打電話把W君請來，臨終她雖然默無一語，但她心中正不知糾結着多少離愁和別恨呢！死後的那一夜，W君伴着她的屍體坐了一夜，婧君有靈也許她感到滿足，她死在她愛人的面前；而暴露這一付骸骨給舊社會，這是她最後的戰略！

再見她時已是一棺橫陳，她家人正在舉哀痛哭！靈前掛着許多輓聯，似乎都是贊揚她的，哀悼她的，惋惜她的。然而這些人也正是她生前揶揄她的，嘲笑她的，毀謗她的！

寄海濱故人

這時候我的心流沸騰的像紅爐裏的紅焰，一支一支怒射着，我彷彿要燒燬了這宇宙似的；推門站在寒風裏吹了一會，抬頭看見冷月畔的孤星，我忽然想到給你寫這封信。

露沙！你聽見我這樣喊你時，不知你是驚奇還是抖顫！假如你在我面前，聽了我這樣喊你的聲音，你一定要撲到我懷中痛哭的。世界上愛你的母親和函都死了，知道你同情你可憐你，看你由崎零而走到幸福，由幸福又走到崎零的却是我。露沙！我是盼望着我們最近能見面，我握住你的手，由你飽經憂患的面容上，細認你逝去的生命和啼痕呢！

半年來，我們音信的沉寂，是我有意的隔絕，在這狂風惡浪中扎掙的你，在這痛哭哀泣中展轉的你，我是希望這時你不要想到我，我也免強要忘記你的。我願你掩着淚痕望着你這一段生命火焰，由殘餘而化爲灰燼，再從憑弔悼亡這灰燼的哀思裏，埋伏另一火種。爆發你

將來生命的火焰。這工作不是我能幫助你，也不是一切人所能幫助你，是要你自己，在更深閉門暗自嗚咽時去沉思，是要你自己在人情炎涼世事幻變中去覺醒，是要你自己披荆棘跋涉山川時去尋覓。如今，謝謝上帝，你已經有了新的信念，你已經有了新的生命的火焰，你已經有了新的發現；我除了爲你慶慰外，便是一種自私的欣喜，我總覺如今的你可以和我攜手了，我們偕行着去走完這生的路程，希望在沿途把我們心胸中的熱血烈火盡量的揮灑，盡量的燃燒，「焚燬世界一切不幸者的手鐐足鐐，掃盡人間一切愁慘的陰霾；」假使不能如意，也願讓熱血烈火淹沉燒枯了我們自己。這才不辜負我們認識一場，和這幾年我所鼓勵你希望你的心，兩年前我寄給你信裏會這樣說過：

「你我無端邂逅，無端締交，上帝的安排，有時原覺多事；我於是常奢望你在錦帷繡幕之中，較量柴米油鹽之外，要承繼着你從前的希望，努力去作未竟的事業，因之不憚煩厭，在你香夢正酣時，我常督促你的驚醒。不過相信一個人，由青山碧水，到了崎嶇荆棘的山路，由崎嶇荆棘中又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莊，已感到人世的疲倦，在這期內澈悟了的自然又是一種人生。

在學校時我看見你激昂慷慨的態度，我曾和婉說你是女兒英雄，有時我逢見你和瑩坐在公園茅亭中大嚼時，我曾和婉說你是名士風流。想到扶桑餘影，當你握着利如寶劍的筆鋒，鋪着雲霞天樣的素紙，立在萬崖峯頭，俯望着千仞飛瀑的華嚴瀧，凝視神往時，原也會獨立蒼茫，對着眼底的河山，吹彈出雄壯的悲歌；曾幾何時，榴風沐雨的蒼松，化作了醺醉陽光的薔薇。』

原諒我，露沙！那時我真不滿意你，所以我常要勸你不要消沉，湮滅了你文學的天才和神妙的靈思。不過你那時不甘雌伏的雄志，已被柔情萬縷來糾結，我也常歎息你實有不得已的苦衷。[涵的噩耗傳來時，我自然爲了你可憐的遭遇而痛心，對你此後崎零漂泊的身世更同情，想你經此重創一定能造成一個不可限量的女作家，只要你自己肯努力；但是這僅僅是遠方故人對你在心頭牽天的一星火燼，奢望你能由悲痛頹喪中自拔超脫，以你自己所受的創痛，所體驗的人生，替多少有苦說不出來的朋友們洩洩怨恨，也是我們自己藉此懺悔藉此寄託的一件善事。萬想不到露沙，你已經馳驅赴敵，荷鎗實彈地立在陣前了。我真言歡，你說：

「朋友！我現在已另找到途徑了，我要收納宇宙間所有的悲哀之淚泉，使注入我的靈

海，方能興風作浪；並且以我靈海中深淵不盡的百流填滿這宇宙無底的缺陷。吾友！我所望的太奢嗎？但是我絕不以此灰心，只要我能作的時候，總要這樣作，就是我的驅殼成灰，倘我的一靈不泯，必不停止的繼續我的工作。』

我不知你現在心情到底怎樣？不過，我相信你心是冷寂寧靜的，況且上帝又特賜你那樣幽雅遼闊的境地，正宜於一個飽經征戰的勇士，退休隱息。你仔細去追憶那似真似夢的人生吧，你沉思也好，你低泣也好，你對着睡了的萱兒微笑也好，我想這樣美妙的缺陷，未嘗不是宇宙間一種藝術。露沙！原諒我這話說得過分的殘忍冷酷罷！

暑假前我和雋因文菊常常念着你，爲了減少你的悲緒，我們都盼望你能北來；不過露沙！那時候的北京和現在一樣，是一座偉大的死城，裏邊烏烟瘴氣，呼吸緊促，一點生氣都沒有，街市上只看見些活骷髏和迷人眉目的沙塵。教育界更窮苦，更無恥，說起來都令人掩鼻。在現在我們無力建設合理的新社會新環境之前，只好退一步求暫時的維持，你既覺在滬尙好，那你不來這死城裏呼吸自然是我所最慶欣的事。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看見不少驚心動魄的事，我才知道世界原來是罪惡之藪，置身此

中，常覺恍非人間，咽下去的眼淚和憤慨不知多少了，我自然不能具體的告訴你；不過你也許可以體會到罷，這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生活。

二

如今，說到我自己了。

說到我自己時，真覺羞愧，也覺悲悽；除了日浸於愁城恨海之外，我依然故我，毫無寸進可述。對家庭對社會，我都是個流浪漂泊的閑人。讀了薔薇中濤語，你已經知道了。值得令你釋念的，便是我已經由積沙岩石的漩渦中，流入了坦平的海道，我只是這樣寂然無語的從生之泉流到了死之海；我已不是先前那樣嗚咽哀號，頹喪沉淪，我如今是沉默深刻，容忍含著人間一切的哀痛，努力去尋求真實生命的戰士。對於一切的過去，我仍不願拋棄，不能忘記，我仍想在波濤落處，沙痕滅處，我獨自踟躕徘徊憑弔那逝去的生命，像一個受傷的戰士，在月下醒來，望着零亂燼餘，人馬倒斃的戰場而沉思一樣。

薔薇說她常願讀到我的信，因爲我信中有「人生真實的眼淚」，其實，我是一個不幸的

使者，我是一個死的石像，一手執着紅氾的酒盃，一手執着銳利的寶劍，這酒盃沉醉了自己又沉醉了別人，這寶劍刺傷了自己又刺傷了別人。這雙鋒的劍永遠插在我心上，鮮血也永遠是流在我身邊的；不過，露沙！有時我臥在血泊中撫着插在心上的劍柄會微笑的，因為我似乎覺得驕傲！

露沙！讓我再說說我們過去的夢罷！

入你心海最深的大概是梅窠罷，那時是柴門半掩，茅草滿屋頂的一間荒齋。那裏有我們不少浪漫的遺痕，狂笑，高歌，長嘯低泣，酒盃伴着詩集，想起來真不像個女孩兒家的行徑。你呢，還可加個名士文人自來放浪不羈的頭銜；我呢，本來就沒有那種豪爽的氣魄，但是我隨着你亦步亦趨的也學着喝酒吟詩。有一次秋天，我們在白屋中約好去梅窠吃菊花麵，你和晶清兩個人，吃了我四盆白菊花。她的冷香潔質都由你們的櫻唇咽到心底，我私自爲伴我一月的白菊慶欣，她能不受風霜的欺凌摧殘，而以你們溫暖的心房，作埋香殞骨之地。露沙！那時距今已有兩年餘，不知你心深處的冷香潔質是否還依然存在？

自從搬出梅窠後，我連那條胡同都未敢進去過，聽人說已不是往年殘頹淒涼的荒齋，如

今是朱棧門金扣環的高樓大廈了。從前我們的遺痕豪興都被壓埋在土底，像一個古舊無人知的僵屍或骨殖一樣。只有我們在天涯一樣漂泊，一樣畸零的三個女孩兒，偶然間還可憶起那幅殘頹淒涼的舊景，而驚歎已經葬送了的幻夢之無憑。

前幾天飛雪中，我在公園社稷台上想起海濱故人中，你們有一次在月光下跳舞的記述。你想到我想到什麼呢？我忽然想到由美國歸來，在中途臥病，沉屍在大海中的瑜，她不是也會在海濱故人中當過一角嗎？這消息傳到北京許久了，你大概早已在一星那裏知道這件慘劇了。她是多麼聰慧伶俐可愛的女郎，然而上帝不願她在這污濁的人間久滯留，把她由蒼碧的海中接引了去。露沙！我不知你如今有沒有勇氣再讀海濱故人？真悵惘，那裏邊多是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有時我很盼能忘記了這些繫人心魂的往事，不過我爲了生活，還不能拋棄了我每天駐息的白屋，不能拋棄，自然便有許多觸目傷心的事來襲擊我，尤其是你那瘦肩雙聳，愁眉深鎖的印象，常常在我凝神沉思時湧現到我的眼底。自從得到函的噩耗後，每次我在深夜醒來，便想到抱着萱兒偷偷流淚的你，也許你的淚都流到萱兒可愛的玫瑰小臉上。可憐她，她不知

道在母親懷裏睡眠時，母親是如何的悲苦淒傷，在她柔嫩的桃顫上便沾染了母親心碎的淚痕！露沙！我常常這樣想到你，也想到如今惟一能寄託你母愛的蘆葦。

如今，多少朋友都沉屍海底，埋骨荒丘！他們遺留在人間的不知是什麼？他們由人間帶走的也不知是什麼？只要我們尚有靈思，還能憶起梅棠舊夢；你能遠道寄來海濱的消息，安慰我這『踞石崖而參禪』的老僧，我該如何的感謝呢！

三

寄天涯一孤鴻我已讀過了。你是成功了，『讀後竟爲之流淚，而至於痛哭！』那天是很黯淡的陰天，我在灰塵的十字街頭逢見女師大的儀君，她告我小說月報最近期有你寄給我的封信，我問什麼題目，她告訴我後我已知道內容了。我心海深處忽然湧起驚濤駭浪，令我整個的心身受其播動而暈絕！那時已近黃昏，雇了車在一種恍惚迷惘中到了商務印書館。一隻手我按着搏跳的心，一隻手抖顫着接過那本書，我翻見了寄天涯一孤鴻六字後，才抱着愴痛的心走出來。這時天幕上罩了黑的影一重一重的迫近像一個黑色的巨獸；我不能在車上

讀，只好把你這紙上的心情，握在我抖顫的手中溫存着。車過順治門橋樑時，我看着護城河兩堤的枯柳，一口一口把我的悽哀咽下去。到了家在燈光下含着淚看完，我又欣慰又傷感，欣慰的是我在這冷酷的人間居然能找到這樣熱烈的同情，傷感的是我不幸我何幸也能勞你需淚滴血的筆鋒，來替我宣洩積悶。

那一夜我是又回復到去年此日的心境。我在燈光下把你寄我的信反覆再讀，我真不知淚從何來，把你那四頁紙都染遍了濕痕，露沙！露沙！你一個字一個字上邊都有我碎心落淚的痕跡。你該勝利的一笑罷！爲了你這封在別人視爲平淡在我視爲箭鏃的信，我一年來免強掙扎起來的心靈身軀都被你一字一字打倒，我又躺在床上掩被痛哭！一直哭到窗外風停雲霽朝霞照臨，我才換上笑靨走出這冷森的小屋，又混入那可怕的人間。露沙！從那天直到如今我心裏總是深畫着愴痛，我願把這悽痛寄在這封信裏，願你接受了去，伴你孤清時的懷憶。

許久未痛哭了，今年暑假由山城離開母親重登漂泊之途時，我在石家莊正太飯店曾睡在梅隱的懷裏痛哭了一場。因爲我不能而且不忍把我的悲哀現露了，重傷我年高雙親的心；所以我不能把眼淚流在他們面前，我走到中途停息時才能盡量的大哭。梅隱她也是漂泊歸來又

去漂泊的人，自然也嚐了不少的人世滋味，那夜我倆相伴着哭到天明。不幸到北京時，我就病了。半年來我這是第二次痛哭，讀完你寄天涯一孤鴻的信。

我總想這一瞥如夢的人生，能笑時便笑，想哭時便哭；我們在坎坷的人生道上，大概可哭的事比可笑的事多，所以我們的淚泉不會枯乾。你來信說自瀕死你痛哭後，未曾再哭，我不知怎樣有這個奢望，我覺你讀了我這封信時你不能全忘情罷！

這些話可以說都是前塵了，現在我心又回到死寂冷靜對一切不易興感；很想合着眼摸索一條坦平大道卜卜我將來的命運呢！你釋念罷露沙！我如今不令過分的悽哀傷及我身體的。

晶清或將在最近期內赴滬，我告她到滬時去看你，你見了她梅翼中相逢的故人，也和見了我一樣；而且她的受傷，她的畸零，也同我們一樣。請你好好撫慰她那跋涉崎嶇驚顛之心，我在京漂泊詳狀她可告你。這或者是你歡迎的好消息罷！

這又是一個冬夜，狂風在窗外怒吼，捲着塵沙撲着我的窗紗像一個猛獸的來襲，我驚懼着執了破筆寫這瀝血淚滴的心痕給你。露沙！你呢？也許是在睜着枯眼遙望銀河畔的孤星而咽淚，也許是擁抱着可愛的萱兒在沉睡。這時候呵！露沙！是我寫信的時候。

天 辛

到如今我沒有什麼話可說，宇宙中本沒有留戀的痕跡，我祈求都像驚鴻的疾掠，浮雲的轉逝；只希望記憶幫助我見了高山想到流水，見了流水想到高山。但這何嘗不是一樣的吐絲自縛呢！

有時我常向遙遠的理智塔下懺悔，不敢抬頭；因為瞻望着遙遠的生命，總令我寒慄戰慄！最令我難忘的就是你那天在河濱將別時，你握着我的手說：

『朋友！過去的確是過去了，我們在疲倦的路上，努力去創造未來罷！』

而今當我想到極無聊時，這句話便隱隱由我靈魂深處溢出，助我不少勇氣。但是終日終年戰競競的轉着這生之輪，難免有時又感到生命的空虛，像一隻疲於飛翔的孤鴻，對着蒼茫的天海，雲霧的前途，何處是新徑？何處是歸路地懷疑着，徘徊着。

我心中常有一個幻想的新的境界，願我自己單獨地離開羣衆，任着脚步，走進了有虎狼豺豹的深夜森林中，跨攀過削岩峭壁的高岡，渡過了蒼茫扁舟的汪洋，穿過荊棘叢生的狹

徑……任我一個人高呼，任我一個人低唱，卽有危險，也只好一個人量力扎掙與抵抗。求救人類，荒林空谷何來佳侶？祈福上帝，上帝是沉默無語。我願一生便消失在這裏，死也埋在這裏，雖然孤寂，我也寧願享孤苦的。不過這怕終於是一個意念的幻想，事實上我又如何能這樣，除了蔓草黃土壅埋在我身上的時候。

如今，我並不懇求任何人的憐憫和撫慰，自己能安慰娛樂自己時，我便去追求着哄騙自己。相信人類深藏在心底的，大半是罪惡的種子，陳列在眼前的又都是些幻變萬象的屍骸；猜疑嫉妬既狂張起翅兒向人間亂飛，手中既無弓箭，又無彈丸的我們，又能奈何他們呢？辛我們又如何能不受傷負創被人們譏笑。

過去的夢神，她常伸長玉臂要我到她的懷裏，因之，一切的悽愴失望像萬騎踏過沙場一樣蹂躪着我，使我不敢看花，看花想到業已埋葬的青春；不敢臨河，怕水中映出我憔悴的瘦影；更不敢到昔日棲息之地，怕過去的陳屍捉住我的驚魂。更何忍壓着淒酸的心情，在晚霞鮮明，鳥聲清幽時，向沙土上小溪畔重認舊日的足痕！

從前贊美朝陽，紅雲捧着旭日東升，我歡躍着說：「這是我的希望。」從前愛慕晚霞，

望着西方絢爛的彩虹，我心告訴我：『這是我的歸宿。』天辛呵！縱然今天我立在偉大莊嚴的天壇上，彩鳳似的雲霞依然飄停在我的頭上；但是從前我是沉醉在陽光下的薔薇花，現在呢，僅不過是亘荒淒涼的神龕下，蟠伏着呻吟的病人。

這些話也許又會令你傷心的，然而我不知爲什麼似乎一些幸福愉快的言語也要躲避我。今天推窗見落葉滿階，從前碧翠的濃幕，讓東風撕成了粉碎；因之，我又想到落花，想到春去的悠忽，想到生命的虛幻，想到一切……想到月明星爛的海，燈光輝煌的船，廣庭中婀娜的舞女，琴台上悠揚的歌聲；外邊是沉靜的海充滿了神秘，船裏是充滿了醉夢的催眠。洶湧的風波起時，舵工先感恐懼，只恨我的地位在生命海上，不是沉醉嬌貴的少女，偏是操持危急的舵工。

說到我們的生命，更渺小了，一波一浪，在海上留下些什麼痕跡！

誕日，你寄來的象牙戒指收到了。誠然。我也願用象牙的潔白和堅實，來紀念我們自己靜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